
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

www.yfqj.in  
www.kj.xmt.cn

2018

2 月 上



STORIES

# 故事会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

## 故事迎新 好运当头





一分钱 yfq.im，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！  
巨划算/巨惠券/导购视频/8.8元包邮



如果你是杂志迷，日后在淘宝天猫购物时，请先领券再购物，  
超大金额优惠券，让你不用剁手省钱购物！

一分钱 YFQ.IM，分享淘宝天猫无门槛优惠券！[www.yfq.im](http://www.yfq.im)

因为你的支持，我们所有的杂志将免费分享！

如果你要订阅自己喜欢的杂志，可凭“先领券再购物的淘宝订单号”  
订阅（备注：一个订单号只能订阅一本杂志）；另也可使用微信赞  
赏订阅杂志，赞赏二维码如下图



订阅杂志的目录请咨询微信客服：54831540

重点来了，所有杂志的百度网盘永久更新  
下载地址：[www.kjxmt.cn](http://www.kjxmt.cn)

如果链接失效，请留言或微信告知，  
我们将及时补链，请大力支持并传播！

AD：【全新影院：[Vip.Kjxmt.Cn](http://Vip.Kjxmt.Cn)】免费在线播放乐视、  
爱奇艺、芒果TV、土豆、腾讯、优酷、PPTV、搜狐等VIP视频



YFQIM 00000000000000000000 www.yfq.in  
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www.kjxnt.cn

# 名刊会

精致阅读,让文字照亮生活



# “名刊荟萃 找到你想要的杂志”



plus.qikan.com.cn

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 
打开苹果市场搜索【名刊会】即可下载体验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 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



# 名刊会

精致阅读,让文字照亮生活

YFQ I M [www.yfq.in](http://www.yfq.in)  
www.kjxnt.cn

“  
名刊荟萃  
找到  
你想要的  
杂志”



plus.qikan.com.cn

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 
打开苹果市场搜索【名刊会】即可下载体验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 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

# 真情本无语



Tao Yunyun  
陶云韞  
故事会红版编辑

**路**易是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，同时，他也是一个单身父亲，独自抚养八岁的女儿。

这天，路易收到了一个任务，他要去战区进行慰问演出。临行前，女儿手捧自己养的小黄鸭，央求爸爸带上它，说可以保佑爸爸平安。路易笑着拒绝了，对女儿说：“宝贝，爸爸要去很危险的地方，没办法带它一起去的哟！”

慰问演出很成功。演出结束后，路易和几个演员准备打道回府。由于在战区，所以他们

要等直升飞机来接他们走。

路易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，他趁候机的空当，去附近转了转，没想到误打误撞，与一行本地人狭路相逢。本地人一看路易有张美国人面孔，当即起了警戒之心。几个妇女一边讲本地话，一边用手飞速比画，路易则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、打着手势，对方却一句也听不懂。路易这时才发现，尽管自己是吃开口饭的，平时随便讲一个段子就能逗笑上千人，但面对语言不通的情形，他也毫无办法。

情况愈发混乱，几个高大的壮丁冲了过去，一把推倒了路易，路易惊慌失措，说话的嗓门也更响了。有孩子见状，开始哭了起来。

眼看肢体冲突在所难免，奇迹发生了。一只小鸭子跌跌撞撞地从路易开了口的背包里走了出来，摇摇摆摆地晃到了众人中间。路易和本地人都愣住了。几个妇女和孩子迅速地跑了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捧起毛茸茸的小鸭子，露出了惊讶的笑容。几个壮丁见到小鸭子，竟也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微笑。本地人敌意的表情消失了，他们笑嘻嘻地看着路易，那表情似乎在说：“我们明白了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
等路易回到家，他的女儿揭开了这个秘密。原来，她趁爸爸出发前，偷偷把小鸭子藏进了路易背包深处。这只小鸭子的生命力竟然那么强，而且在关键时刻，化解了一场语言不通带来的危机！

有些东西，无须语言解释也能打动人心，产生共鸣，化解矛盾。真情本无语，尽在不言中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

# 648

CONTENTS



# 2018

SEMIMONTHLY

2月上半月刊

# 故事会

—STORIES—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开卷故事      | 2        |
| 笑话15则     | 旗艺果 等 4  |
| 新传说       |          |
| 好个“低头族”   | 张晶晶 8    |
| “认输”的警官   | 时海潮 17   |
| 瞧这老哥俩     | 任黎明 20   |
| 第三不幸      | 高国俊 24   |
| 葫芦缘       | 韩冬 28    |
| 网文热读      |          |
| 失手        | 张佳竹 11   |
| 诙段子       | 15       |
|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|          |
| 三狂人       | 33       |
| 情节聚焦      |          |
| 以毒攻毒      | 杨功战 37   |
| 情感故事      |          |
| 我是你弟弟吗    | 童树梅 39   |
| 东方夜谈      |          |
| 不下跪的人     | 大刀红 43   |
| 法律知识故事    |          |
| 还我孩子      | 夏天 46    |
| 3分钟典藏故事   | 48       |
| 职场故事      |          |
| 酒桌上的较量    | 曾凡洪 50   |
| 民间故事金库    |          |
| 五分钱地主     | 任青侠 54   |
| 种小羊       | 刘建平 82   |
| 海外故事      |          |
| 鸟告密       | 夏克军 57   |
| 中篇故事(精编版) |          |
| 爱的保险      | 任荣婷 61   |
| 白鸭宰不得     | 徐嘉青 71   |
| 动感地带      | 81       |
| 传闻轶事      |          |
| 一碗壮行酒     | 王长军 87   |
| 幽默世界      |          |
| 《吓人的狗》等6则 | 邵福军 等 91 |

## 2018年第3期

上半月刊·红版

社长、主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凯

副主编 吕佳 朱虹

本期责任编辑 陶云韞

电子邮箱 taoyunyun1101@163.com

发稿编辑

吕佳 姚自豪 丁娴瑶 曹晴雯

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5114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·出版发行部·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

·媒体部·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·故事会互联网+·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5.00元

特别提示：凡本刊录用的作品，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，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，如有特殊要求，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（包括但不限于：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）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



· 笑话 ·

## 吃香蕉

小静在朋友圈发了个视频，视频一开始，十个月的女儿拿着一根香蕉，吃得很开心，吃到一半却哭了起来。

有朋友惊奇地留言：“天呀，才十个月，这么小就会自己吃香蕉啦？”

小静回复：“是啊。”

朋友又好奇地追问：“那她吃到一半又为什么哭？”

小静回答：“现在天气冷，她衣服穿得厚，但她的胳膊短，吃了一半，她就够不着了呀！”

(旗艺果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## 爱的抱抱

早上，有个小朋友一进幼儿园就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头痛。”老师蹲下身子，抱了抱那个小朋友。

这时，又有个小朋友“噚噚噚”跑过去，一脸期待地看着老师。

老师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小朋友说：“老师，我明天就肚子疼了……”

(小喔喔)

## 出淤泥而不染

阿华陪老婆回娘家，看到老丈人新养了一盆莲花。

阿华赶紧拍马屁：“老婆，你就像这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。”

老丈人听到了，眉头一皱：“说话注意点！我们家是淤泥？”

(火箭熊)



·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·



## 最难办的事

**语**文课上，老师出了作文题，是命题作文，“记最难办的一件事”。

半小时过去了，许多同学快写完了，可小王同学一个字也没有写。

老师走过去，问：“时间快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动笔？”

小王同学皱着眉头，说：“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。”  
(潘 烨)

## 望子学医

**老**婆：“我希望我们的两个儿子将来都可以成为医生！”

老公：“可是，他俩的性格差别太大，一个内向，一个外向。”

老婆：“所以学医才最适合他俩的性格发展。你想，将来他俩一个做内科医生，一个做外科医生，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(田晓丽)

## 面相大师

**小**张自称懂面相。这天，有个同事问道：“你帮我看看，我是左脑发达，还是右脑发达呢？”

小张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嗯……你左右脑都发达。”

同事问：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小张笑笑，说：“你头大。”

(海底飞花)

## 碗太大

一个顾客对拉面馆老板抱怨道：“你们店的碗太大了。”

老板惊讶地问：“碗大不好吗？胃口再大，一碗肯定能饱！”

顾客说：“上次我在你们这端着碗吃面，有人把我放在桌上的钱包、手机拿走了，我都没发现！”

(月月鸟)







·笑话·

## 两种方法

小丁向朋友请教，怎样才能让老婆高兴。朋友答：“有两种方法，第一是给她买包，第二就是和她讲笑话。”

第二天，小丁满脸是伤来见朋友，抱怨道：“你教的方法一点都不好用，还被老婆打了！”

朋友问：“你说说看，你怎么做的？”

小丁说：“我先跟老婆说：我要给你买个包；老婆刚露出笑容，我又说：我跟你讲笑话呢！”  
(风吹麦浪)



## 如此称呼

甲：“现在的妹子，见到好看的男生会喊他们小哥哥、小鲜肉，甚至是老公。”

乙：“要是长得不好看呢？”

甲：“统一称呼：那个男的。”

(球妈妈)

## 付药费

一个老伯在医院咨询台问去哪儿付药费，护士告诉了他。一旁有个大妈也要去付费，见状赶紧跟住老伯一起走。

直到老伯走出门诊大楼，要往大马路走时，大妈忍不住问道：“您去哪儿交费啊？”

老伯说：“我回家取钱。”

(摩西斯)

## 巧妙的奉承

小张对上司说：“早上坐地铁，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像你。想过去打招呼，但人太多，挤不过去。不过到了第二站，我立刻就发现他不是你。”

上司笑笑，问：“你终于挤过去看清楚了？”

小张摇摇头：“没有，到站后上来一个孕妇，那个人没有让座！”

(沈顺富)



·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·



微信留言

## 大有进步

**小**虎缺乏文艺细胞，学校每次搞活动，总轮不上他。

这天，小虎兴奋地对妈妈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学校下周开运动会，我被选进鼓号队了！”

妈妈惊讶道：“儿子，你学会敲鼓啦？”

小虎说：“不，我是抬鼓的。”  
(一梅盐)

## 推销妙招

**推**销员向男人推销跑步机。  
男人说：“我才不花这冤枉钱，我每天在马路上跑步是免费的。”

推销员笑笑：“你买了我的跑步机，可以每天在家里裸奔，奔完直接去洗澡，多爽啊！”

(荷之韵)

## 浪费钱

**妈**妈带兄妹二人玩海盗船。  
下来后妹妹直哆嗦，哥哥却跟没事人一样。

妈妈对妹妹说：“吓成这样子，以后别玩了，浪费钱！”

哥哥在一边笑，妈妈又说道：“你一点都不怕，下次也别玩了，浪费钱！”

(芳子)

**编**辑对作者说：“你那篇文章被微信公众号转载后，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！”

作者很惊喜：“真的吗？是哪篇？”

编辑说：“就是讲一个女人在山里迷路后，三十天不吃不喝活下来的文章。我们收到三百多条留言，都说想娶那个女人。”

(末路任)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taoyunyun1101@163.com





# 好个『低头族』

张晶晶



林放是个名副其实的“低头族”，只要手机在握，他是坐也看，站也看，就连走路也不忘刷个屏、点个赞。为了让儿子戒掉手机瘾，林妈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却从来不见效。一天，亲戚王婶给她出了个主意：“送你儿子一条宠物狗！养了狗，就得每天喂狗、给狗洗漱、陪狗遛弯儿。只要养了狗，保证他没时间玩手机了！”

林妈听得连连点头，立马花大价钱给儿子买了一条可爱的金毛猎犬，取名叫豆豆，还隔三岔五地打电话给儿子，询问养狗的情况。林放总是说，豆豆吃得饱、玩得好，

每天还出去散步遛弯儿，让妈妈放心。听儿子这么说，林妈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一天，林妈听到一个消息：社区宠物协会要举办一次宠物狗技能大赛，奖品丰厚。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养狗，她替林放报了名。

比赛那天，林妈在候场区见到了儿子，她不禁吃了一惊：儿子居然一点儿也没变，还是捧着手机，玩个没完没了。她抱怨道：“别人的狗个个训练有素，不仅会作揖、翻筋斗，还会跳舞、做算数。可你呢？什么也没教，让豆豆怎么去比赛啊？”林放淡定地玩着手机，头





也不抬地应道：“妈，放心吧，咱们家豆豆差不了！”

说话间，比赛开始了。

第一个项目是“篮中取蛋”，要求狗狗们从一个竹篮里叼出一枚鸡蛋交给主人，鸡蛋凡有任何磕碰都算输。

哨音一响，十几条狗争先恐后地向着竹篮奔去，可到了叼鸡蛋的环节，大部分狗狗张开嘴，一碰到鸡蛋，就咬了满嘴的蛋液，还有不少在回来的路上前功尽弃。

“豆豆，去！给我叼过来！”林放指了指篮子里的鸡蛋，豆豆立刻会意地冲到篮子前，摇晃着脑袋，不断调整着下嘴的角度，很快，它将一枚鸡蛋叼了出来，像含着一件值钱的宝贝，一路呵护着，小心翼翼地放到林放的手心里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、一气呵成。

场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，林妈忍不住悄声问儿子：“这真是你训练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林放一边忙用手机发朋友圈，一边得意地说，“我上厕所的时候老是忘带手机，没手机我怎么上厕所呢？我就叫豆豆给我叼过来，可手机屏幕多金贵呀，要是豆豆下嘴重了或是不小心把手机摔了，准会挨我一顿揍。这不，

很容易就练出了一嘴好功夫！”

林妈听着，还没回过神呢，第二个项目开始了。主持人在地上画了几个大圈，要求参赛的狗狗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呆在圈里不乱走，中途踏出圈外就算输。

林放自信地把豆豆牵进圈内，然后拍了拍它的脑袋，叮嘱了几句后，就退到一旁，又玩起了手机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狗狗们一个个按捺不住了，纷纷离开原位去寻找自己的主人，唯独豆豆还老老实实地蹲在那里，最后眼睛一闭，索性打起了盹儿。

“这一局，豆豆胜！”主持人将林放请到台上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告诉大家，比赛前到底跟豆豆说了些什么呢？”

林放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告诉它，我的手机刚刚搜到一个免费的无线网络热点，要多呆一会儿。它知道我一看手机就是大半天，所以就放心大胆地睡觉去了。”

在一片掌声中，林妈却不住地摇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接下来的项目加大了难度，是主人蒙住双眼，让自己的宠物狗充当一次导盲犬，谁能最快最顺利地到达终点就获胜。





· 新传说 ·

还别说，这一关的障碍真不少，主人们不是被带进了水坑，就是撞到了大树，或是卡在了栏杆上……只有豆豆昂首挺胸，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一般沉着冷静，带着林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障碍。

眼看着豆豆就要接近终点，人群中突然有人起哄：“那金毛猎犬本就是一只导盲犬吧？这场比赛不能作数！”

全场一片哗然，林放闻声，气愤地取下眼罩，和那人争论起来。

主持人示意大家安静，他走过去对林放说道：“你怎么证明它不是一只专业的导盲犬？”

林放自豪地说：“它本来什么都不会，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。”

主持人似乎不太相信：“要知道，训练一只导盲犬并不容易，既费精力又花时间，

你是如何做到的？”

林放顿时涨红了脸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我带豆豆外出时总是拿着手机看，所以一路上基本由它拉着我走。刚开始，的确出了不少状况，可慢慢地，我们越来越默契了，它的任何一个举动我都能做出正确的反应……”

听着儿子的回答，林妈的脸色越变越难看……

第二天，王婶兴奋地来电话了：“林放那小子养狗还真有一套，听说在大奖赛中拿了特等奖呢！这下你放心了吧，能那么花心思训练狗狗，他的手机瘾一定戒掉啦！”

林妈没好气地说：“戒手机瘾？他驯狗都靠玩手机！再说了，这次特等奖的奖品是一部最新款iPhoneX，你说，他这手机瘾还能戒得了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嫻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# 失手

张佳竹

**拆**白党刘子羽生平从来没有失过手。

那时候，刘子羽住在东大街的一间公馆里，目标是一个小家碧玉。他得手了，把人家姑娘迷得神魂颠倒，跟他私定了终身，但是姑娘家里不同意，因为他伪装的身份，是一个被家里赶出来的少爷，姑娘的父母觉得他又没谋生手段，又无法回归家族，姑娘跟着他会受苦。可姑娘家热恋头上，哪会考虑这些，被刘子羽三言两语一鼓动，席卷了家里的一些细软，跟他私奔了。刘子羽不用施展什么手段，就轻而易举地把她卖了。

事情还没完，刘子羽把姑娘卖了，还找上门去，问人家父母要人。人家不见了女儿，正着急，见刘子羽找上门来，就扯着他要报官。刘子羽愤愤不平，倒过来扯着人家父母去报官，说他和姑娘两情相悦，是他们横加干涉，不知道把姑娘藏哪儿去了，吵着嚷着要他们把人交出来。

姑娘的父母见刘子羽情真意切，不像作假的样子，况且如果真的是他把人拐走了，哪里还敢上门吵闹，也就真以为是自己家姑娘受不了管束离家出走。这事说出去也是个丑闻，就没把事情闹开。





姑娘家里没把事情闹开，刘子羽反而不干了，吵着要和他们一起去找姑娘，赖在他们家不走了。姑娘的父母没办法，只好送了他一笔路费，让他自己去找姑娘，找着了就当是嫁妆，刘子羽这才走了。

这样，他就从姑娘家弄到了第二笔钱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别急，还能弄到第三笔。刘子羽从姑娘家拿到钱后，出去转了一圈，隔了十天半月，再次风尘仆仆闯到姑娘家里去，惊慌失措地对姑娘的父母说，他在一家青楼里远远地见到了姑娘，马上就赶了回来，要拉姑娘的父母一起去给她赎身。

姑娘的父母听了也是大惊失色，马上就筹了一大笔钱，到青楼一问，确实有个姑娘叫这个名字，但是不让见人，要看，把人赎了回去慢慢看。姑娘的父母救人心切，就把赎金交了，结果人领出来一看，名字对了，人不对，根本不是他们家姑娘。

这事还不能怪刘子羽，因为他也是救人心切。至于那赎出来的姑娘，她倒是愿意跟着老两口回家，可谁敢领着个窑姐儿回家啊？于是转了一圈，人家又回去了。

就这样，拆白党刘子羽从一个

小家碧玉身上弄到了三笔钱，这叫“梅花三弄”，是拆白党最厉害的手段。

刘子羽弹了一曲“梅花三弄”，有段时间闲了下来，天天在公馆附近的公园里闲走。日子久了，他就发现有个穿学生装的姑娘也跟他一样，每天下了学在公园里闲走。起先没什么，后来两人熟了起来，刘子羽看她挺有意思，就逗她说话，一来二去，结伴闲走也成了习惯。

那姑娘跟着父母住在不远处的陈公馆里，上的是教会的女子学校。刘子羽感觉陈小姐天真活泼，对她很有好感，也不打算朝她下手。陈小姐的父母认识刘子羽后，有时叫他到家里来打麻将。刘子羽隔三岔五就去陈公馆输上几十上百，陈先生陈太太有意无意就打听他的家世，这是摆明了态度，同意陈小姐跟他交往了。

刘子羽原先并没有对陈小姐抱什么心思，不过被陈先生陈太太这么一挑动，也有些动心，就和陈小姐正式交往了起来。刘子羽不打算用拆白手段对付她，他真的打算跟陈小姐在一起。这些年他也存了些钱，正好借机金盆洗手，漂白自己。

刘子羽和陈小姐交往了一阵，两家人都没什么意见了，就下了聘。





为表示自己的重视，他很是下了一番本钱在聘礼上。下了聘就是未婚夫妻，刘子羽拆白党出身，哄姑娘的手段自然不必说，很得陈小姐欢心。谁知道在一次出去的时候，却碰上了洋律师理查德。

理查德表面上开着律师行，其实干的是买卖人口的勾当，专门把女的往海外卖，跟刘子羽是一条线上的老搭档。理查德看见刘子羽带着陈小姐，不禁会心一笑，用外文跟刘子羽说：“密斯特刘的手段真叫人佩服。”

刘子羽吓了一跳，忙对他说：“这是我的未婚妻。”还加上一句，“念的是教会学校。”示意陈小姐可

能听得懂外文。理查德果然会意，跟他客套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后，递给他一张外文的合同就走了。

这合同其实是卖身合约，以前刘子羽骗的姑娘基本不懂外文，很容易就能骗她们在上面签字。刘子羽不能跟理查德分辨陈小姐真的是自己的未婚妻，只好匆忙把那纸卖身合约塞进口袋，不让陈小姐看见。陈小姐看着理查德走远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：“这洋人是谁？跟你说的什么？”

刘子羽大感蹊跷，问道：“你听不懂外文？”

陈小姐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学校里教的只是礼仪和一些常识，还是用国文教的，所以我根本不懂外文。”说着追问道，“他递给你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刘子羽松了一口气，掏出那张纸，笑道：“那洋人是个律师，这东西是一张遗嘱，是我家里一位长辈去世了，要把遗产留给我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接受，他就把遗嘱留给我了，让我想好了之后，签上字给他送去就好。”

陈小姐天真地问：“为什







么不接受？”

刘子羽说：“我是和家里闹了意见出来的，既然已经出来了，就不想再有什么瓜葛。”

陈小姐理解地点点头，又随口问：“这遗嘱是签上字就马上能生效的吗？”

刘子羽点头道：“是，就是一份财产转让的协议，签上字送去给那洋律师就行了。”

既然陈小姐不懂外文，刘子羽就放了心，带着她去买了一些首饰，哄得她笑逐颜开后就带她回去了。回去的时候，刘子羽发现口袋里的那份卖身合约不见了，也不以为意，

以为随手丢到哪里去了。

过了几天，刘子羽去陈公馆打麻将，却见陈先生陈太太面容憔悴。陈太太两眼通红，哭着对刘子羽说，陈小姐失踪了，家里人已经找了几天，却毫无音讯。刘子羽大为惊讶，答应帮着打听寻找。

可是不管大家怎么寻找，陈小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刘子羽百思不得其解，心里十分郁闷。这天，洋律师理查德忽然来拜访他，一见面就对他大加赞叹，说：“密斯特刘，想不到你现在的手段越来越精湛了。”

刘子羽听得一头雾水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听理查德接着说道：“能做到把人卖了，还让被卖的人自己拿着卖身合约来找我的，密斯特刘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听到这话，刘子羽马上想起口袋里那张不见了的卖身合约，再仔细一想前因后果，这才明白陈小姐“失踪”的缘由……

拆白党刘子羽生平从来没有失过手，但让道上的人不解的是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忽然洗手不干了。

（推荐者：何大力）

（发稿编辑：吕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## 醉酒糗事

- ◆ 聚餐时，一个朋友谈他的酒桌经验，说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整桌人都喝趴下，那句话是这样的：“你醉了没有？没醉？再喝一杯吧；你醉了没有？醉了，反正都醉了，也不差这一杯！”果不其然，后来，我们整桌人也用这句话把他整趴下了。
- ◆ 大学时，室友喝多了，躺在床上难受得生不如死，我就出去给他买解酒药。买回来后，发现他已经安静地睡着了，我心想药不能浪费，就把他摇醒，看着他喝了解酒药又生不如死了半天才慢慢地睡着。
- ◆ 有一次喝多了，哭天喊地给暗恋了三年的打电话表白，超大声地喊“我喜欢你”，在电话里连喊了三遍。结果在我等对方答复的时候，那边说话了：“姑娘啊，我儿子出去了。”
- ◆ 昨晚老爹喝多了，躺客厅歇着，我和老妈决心坑一下我老爹，于是拿起他手机，问他微信的支付密码。一开始各种旁敲侧击，老爹根本不说，后来老妈故意嘀咕了一句：“奇怪，密码不是你生日吗？”老爹非常自然地接了一句：“明明是你的生日……”就这样，老妈在感动之余，把老爹微信钱包里的一千多元和我分了。
- ◆ 突然接到老爸电话：“闺女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你妈电话打不通，快来救救我。”挂了电话，我飙着泪往家跑，找到老妈把事情跟她说了，问她该怎么办。老妈淡定地说：“别理他，自己喝多了，反锁在厕所里出不来，还把灯关了！”

(推荐者：小桃桃)







· 谈段子 ·

## 句句扎心

- ◆ 在一个城市买房子，其实买的是这个城市的股票。
- ◆ 不能怪别人以貌取人，毕竟内心太远，而脸就在眼前。
- ◆ 既然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，为什么还说不能用

生日来做密码？

- ◆ 奋斗的理由：年轻时，不拖累生你的人；年老时，不拖累你生的人。
- ◆ 小时候觉得，一天很短，一年很长；现在呢，一天很长，一年很短。

（推荐者：周继红）

## 万万想不到

- ◆ 老婆出轨了，短信、微信、电话、邮件……能查的都查了，就是找不到证据，最后发现，居然用的是淘宝旺旺在聊天。
- ◆ 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奇迹，就是在我最穷的时候，睡觉梦见一串彩票开奖号码，于是我孤注一掷，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全部买了彩票。最后奇迹发生了，因为没钱吃饭，我喝了一个星期的白开水都没死！
- ◆ 凭我做四年幼师的经验：孩子把好吃的递给你，绝对不是给你吃的，而是让你帮他们把袋子打开。
- ◆ 看到一句励志的话：把每一天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天过。于是这个月我胖了10斤。

（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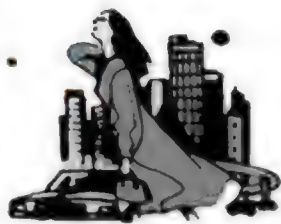
## 女朋友那些事

- ◆ 恋爱中最矛盾的地方就是，女朋友老是幻想未来，却同时惦记着男朋友的过去。
- ◆ 女朋友的“在吗”，父母的“聊聊”，老师的“谈谈”，可以使你瞬间回想起你这辈子做过的所有坏事。
- ◆ 如果你要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，那就按“贵”这个标准去买。相信我，最后也许会错，但一定不会错太多。
- ◆ 数私房钱，怎么数钱都对不上。我藏的钱最大面值才五元，怎么多出来十块钱？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是女朋友看我太可怜了，她放的。

（推荐者：田龙华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当一个警察第二次面对丧心病狂的歹徒时，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？

□  
时海潮

# 『认输』的警官

韩定昆是个警察，他执行任务时胆大心细、无所畏惧，有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跟歹徒作殊死搏斗，是警队出了名的硬汉。

这天，在市区一家商场内，有个凶神恶煞的歹徒持刀挟持了一位女顾客。当韩定昆和同事们闻讯赶到时，现场形势危急，歹徒像是受了刺激，疯疯癫癫，时而嚣张地提着各种要求，时而咬牙切齿地扬言要与人质同归于尽。

可恶的是，歹徒十分狡猾，一直把头藏在身材高挑的人质后面，并且不住摇晃，再加之地形复杂，狙击手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。

围观群众一片骚动，歹徒张狂至极，咱们人民警察还不出手给他点厉害瞧瞧？

另一边，韩定昆和同事们正紧张地商量对策。突然，歹徒朝韩定昆大叫起来：“喂！你，过来！”

韩定昆与歹徒对视了几秒，他镇定地走了过去，还没走几步，歹徒又发出了指令：“跪下！”

韩定昆一愣，歹徒再次恶狠狠地大叫起来：“听到没有？给老子跪下，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些警察，跪下，再不跪，  
一刀见红！”

围观人群像是炸开了锅，有个眼尖儿的小伙子认出了韩定昆，不禁兴奋道：“那可是咱们堂堂的警队英雄，岂会对个歹徒言听计从？看着吧，韩警官一定自有妙招！”

就在这时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：韩定昆面对歹徒的羞辱，只是点点头，就缓缓地跪了下去。

众人惊愕，歹徒却得意地笑了，他笑得太过放肆，情不自禁地扬起了头——“砰”的一声，狙击手把握机会，击中目标……

案件告一段落，可是韩定昆却遭来不少网友非议：众目睽睽之下，警界英雄对歹徒束手无策，竟无条件向歹徒下跪，实在窝囊！

有同事看不过去，对韩定昆说：“定昆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迷惑歹徒才跪下的，是给狙击手创造机会……要不，我们替你解释解释？”

韩定昆摆摆手说：“我们警察面对各种险情的应急方案，真要解释清楚了，下次可就给歹徒留下钻空子的机会啦，这怎么行？比起这个，我受点委屈，算什么呢？”

时间飞快，很多年一晃而过，韩定昆依然战斗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，但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这一次，

歹徒会离他这么近……

这天，一名歹徒在少年宫挟持了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，他将孩子死死勒在怀中，手中尖刀抵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发疯般地叫嚣：“韩定昆！韩定昆！你给老子出来！”

没错，这名歹徒就是商场人质挟持案的案犯，当年那一枪并未要了他的命，他服刑期满，出狱找韩定昆寻仇来了！他手里的孩子，正是韩定昆的亲生儿子，小飞！

韩定昆赶来了，歹徒狞笑着大叫道：“姓韩的，你可来了，蹲监狱的日子里我时时刻刻想着你啊，我一出来就想着要会会你呢！你毁了我，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，第二次跪下，不然，杀了你儿子！”

相似的情境，形势之恶劣却已然升级，围观人群都替韩定昆捏着一把汗：这一次，他不跪都不行了吧……

见韩定昆面色凝重，歹徒忍不住冷言道：“韩大警官，你别发愣呀，几年前就跪过一次了，再跪一次又有何难……”吃一堑长一智，歹徒说话间，一边凶恶地死盯着韩定昆，一边又小心谨慎地把整个身体猫在孩子身后。小飞已吓得大哭起来：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他向韩定昆伸出胖胖的小手。





再看韩定昆，他凝视着儿子的眼睛，突然，他做出了决定：他弯下一条腿——他真要下跪吗？

只见韩定昆两腿成弓步，右手往斜前方一指，做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动作：中国首艘航空母舰“辽宁舰”上，指令员指挥舰载机起飞时的经典动作。

众人一愣，这是干什么？韩定昆是急傻了？

歹徒也愣了，而几乎就在同时，小飞也动了：趁歹徒一走神，他猛地“哧溜”往下一蹲，然后做出了跟韩定昆一模一样的动作：半蹲下一条腿，右手往斜前方一指。

歹徒回过神后大惊，正要抓回

小男孩，此时此刻，韩定昆像豹子一样行动了，他闪电般从身后抽出早已上好膛的枪，急速举起、击发——子弹稳稳地射入了歹徒的脑壳。

歹徒一定不知道，韩定昆平时和儿子经常玩一个游戏：模仿“辽宁舰”上帅气的指令员，做出起飞的姿势。儿子最崇拜的就是“辽宁舰”上的军人，韩定昆一做这个动作，儿子立即跟上，已成条件反射。

事后好多人问韩定昆，这次为什么没有下跪，当时歹徒挟持的，可是他的亲生儿子。

韩定昆认真地说：“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危，让我再下跪一次，我

也愿意。不过，当年我向歹徒下跪的事，大家对此的反应警示了我：人民群众不但把生命安危交在我们手里，也把尊严和我们绑在一起，他们气我给歹徒下跪，也替我委屈啊！”韩定昆低头抚摸着小飞的头，心疼地说：“这次，孩子也看着我呢，但凡还有机会，我就不能当一个向歹徒下跪的爸爸呀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嫻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

·新传说·

住高楼大厦、穿绫罗绸缎、吃山珍海味，都抵不过至亲在身边的关怀。

# 瞧这老哥俩

□ 任黎明



**老**李头住在福禄家园，是个旧小区，设施简陋。他的棋友老孙头住在对面“东方之珠”，是栋高档电梯公寓。他们俩经常在楼下广场的一个亭子里下棋。

如果老李头输棋，他总想找点平衡，他知道老孙头独居，便说：“还没买菜做饭吧，赶紧去！我就不一样喽，我儿子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，回家端起碗就可以吃啦！”老孙头知道他在挤对自己，因为赢了棋自己也不计较。如果老孙头输了，他也会含沙射影地说：“我儿子又从国外给我寄钱了，今天我要买只烤鸭，配一瓶洋酒好好吃一

顿……对了老李头，你吃儿子做的饭也该腻了吧，要不上我家去，我一个电话，想吃啥别人就送上门。”老李头知道老孙头在显摆自己有钱，只在鼻子里轻轻地“哼”一声。

这天上午，老孙头状态不好，一连五局全是输。为了散心，他来到附近一家大超市闲逛，进门时，老孙头看见一个年轻保安正在那里搬运手推车，这小伙子长得跟老李头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老孙头想，难不成他是老李头的儿子？老李头曾神秘神秘地说儿子上班的地方是个机密单位，不方便说。要是所谓的机密单位只是超市，那自己





可得好好戏弄一下他，不光能解了上午输棋的不快，还能让老李头以后都嘚瑟不起来！

想到这里，老孙头凑到小伙子面前，看到他工作名牌上写着“李玉刚”，哈，也姓李，八九不离十，就是老李头的儿子！于是，老孙头推着推车，买了一袋进口大米和几包水果，结完账故意当着李玉刚的面，将推车推出了商场外。果然，李玉刚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拦住他说：“大爷，商场推车只能推到门口，不能出去！”老孙头说：“我就住东方之珠，我推回家马上还回来。”李玉刚解释道：“大爷，这是规定，请您谅解。”老孙头面露不悦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过来拎拎，我买的大米和水果，我一个老人家，你让我抱回去？如果不让我用

推车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！”李玉刚笑着说：“大爷，对不住您。这样吧，我就住您对面的小区，要是信得过我，您给我留一个详细地址，我下班以后就把这些东西给您送过来，怎么样？”老孙头一听他住在对面，基本确定他就是老李头的儿子了，他等的就是李玉刚的这句话，如果李玉刚不提出来，他自己也会提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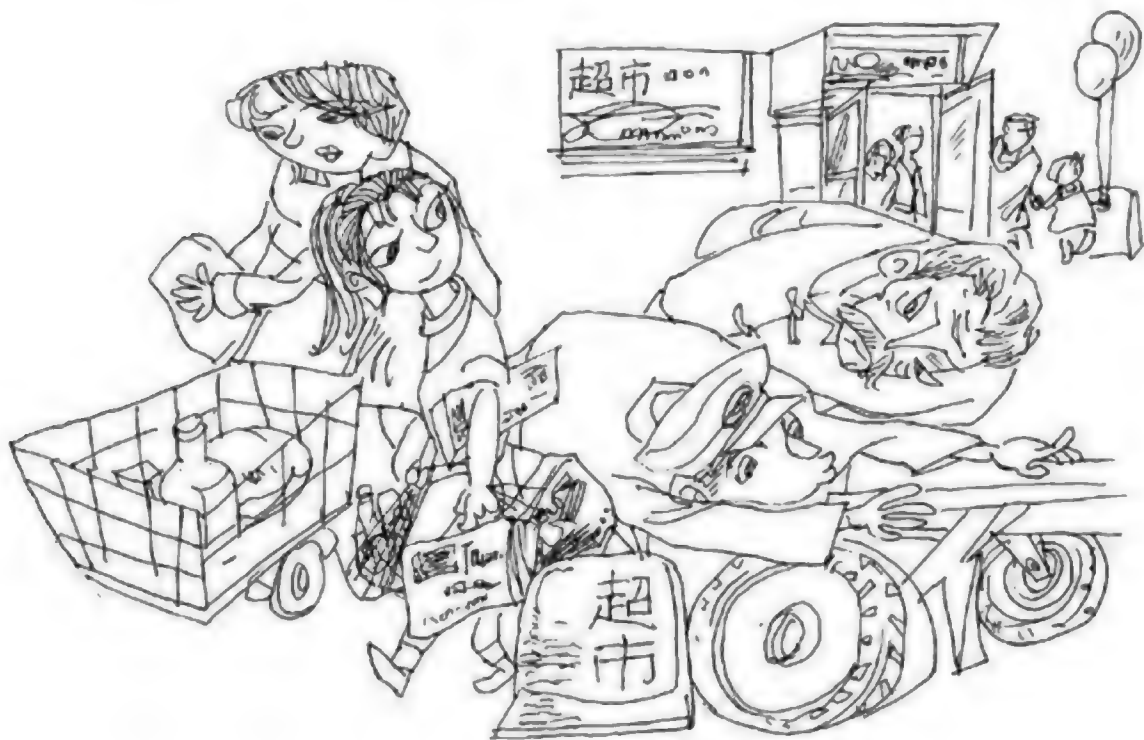
老孙头答应了，他一再强调：“小伙子，我这些水果和大米价格不便宜，一定要准时送到！”

回到家，老孙头给老李头打了电话，说上午输太惨，下午要在自己家“报仇雪恨”，让他务必过来。

这是老李头第一次来老孙头家，一进门，他就被老孙头家里金碧辉煌的装修刺得睁不开眼。老

孙头一个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，光客厅就有自己整套房那么大。老李头嘴上不说，心里可羡慕了。

老孙头摆出棋子开始厮杀，老李头愈战愈勇，赢了好几盘，可并不见老孙头生气。不知不觉，几小时过去了，老李头说：“你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今天心不在焉，还是下次再下吧！再说了，刚才我来你家的时候，看见单元门口贴着一个通知，说傍晚六点左右电梯停运，我还是先回去吧，要不然你这22楼，我可下不去了。”

老孙头说：“我怎么没看见通知？你看错了吧！别着急，我在商场买了很多进口水果，一个人吃不完，一会儿就送来了，你一定要吃了再走。”说完，又摆好了棋子。

老李头拗不过老孙头，只得继续下棋。正在两人厮杀得难解难分时，门铃响了。老孙头站起来，说：“送货员上门了，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太方便了，只要给钱，就有人替你跑腿！”老孙头打开门一看，只见李玉刚肩膀上扛一袋米，手里拎着一大口袋水果，累得直不起腰来，一颗颗汗珠从他脸上滚落到地上。李玉刚放下米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

爷，东西我给你送来了。”

这时，李玉刚看见父亲坐在屋子里，惊讶地叫道：“爸！您怎么在这里？”老李头皱着眉、绷着脸，一言不发。老孙头故作惊讶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是老李头的儿子？不会吧！老李头说，他儿子是在国家机密单位上班呢！这……”

李玉刚憨厚地摇摇头，老李头气得脸色发灰，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玉刚，走！”因为坐太久，老李头脚麻了，疼得又跌坐回沙发上，李玉刚赶紧过来帮他揉腿，说：“爸，电梯停运了，您腿不好，我背您下去。容我喘口气，刚才扛了那么多东西上楼，实在是累坏了。”

老孙头一听这话，不禁愣住了，原来老李头说电梯停运是真的！这么重的东西，李玉刚竟然扛着走到了22楼！老李头一定觉得自己是故意的！“报仇”的快意被内疚取







代，老孙头赶紧抽出300元钱，递给李玉刚，说：“小伙子拿着。”

老孙头话刚说完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，老李头怒不可遏，掀翻了桌上的象棋。他指着老孙头说：“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？22楼这么高，我儿子累成这样，还让我眼睁睁看着，老孙头你真黑心！”老孙头赶紧解释：“我……我真不知道电梯会停运。”老李头不听，絮絮叨叨地数落道：“你这个死老头，吃过儿子做的饭吗？有人在身边嘘寒问暖吗？你想说话有人听吗？房子大有啥了不起，还不是一个人，孤单寂寞！”李玉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见父亲生气，二话没说蹲下身来一把将父亲背起来，对老孙头说：“大爷，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，送货费我是不会收的。我走了。”说完就出了门。

老孙头追了出去，只见老李头挣扎着要从儿子背上下来，李玉刚不让，满脸是笑地说：“爸，儿子有的是力气，您就给我这个机会吧。”看着爷儿俩远去的背影，老孙头五味杂陈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从那以后，两个老头就再也没有往来。

一晃过去一个多月，这天，老孙头在亭子里看见老李头，把他拉

到一边，在他耳边说：“我儿子回来了！”老李头以为老孙头又显摆，别过脸去不理他。哪知，老孙头动容地说：“你数落我的话，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，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羡慕你的，儿子这么孝顺，你不舒服还愿意背着你。我生病时花高价请过最好的看护，可我感觉得出来，他们打心里只把我当雇主。我儿子原来一直想回国工作，是我不同意。那天你们走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再也不阻拦儿子回国了，虽然收入可能差一些，但我们爷俩能在一起。”

老李头听完老孙头的话，突然重重地捶了自己一拳，懊悔地说：“我也被猪油蒙了心，上次从你家回来，我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不由自主地数落我儿子，说他不求上进，房子没你家大，钱没你儿子多，害我丢了老脸。后来，我托了人，把他介绍到一个国外的施工队，他现在正不情不愿地收拾行李呢！我要去拦住他！”

从那以后，广场上的亭子里又常常有两个老头在那里下棋。两个老头再也没拌过一句嘴，两个人看着都乐呵呵的，看不出谁输谁赢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樞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· 新传说 ·

# 第三不幸

□ 高国俊



村里有个刘老汉，今年七十六。前段时间他日夜咳嗽不停，在邻居的帮助下，去县医院一查，肺癌晚期，只有一个来月的活头，医生建议回家静养。邻居赶忙偷着给刘老汉的两个儿子打了电话，告诉了他们实情。刘老汉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，两天后，老大、老二两家人陆续赶回家。老二一回家就冲着刘老汉嚷道：“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抽烟没好处，你始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好像我心疼你花钱似的。怎么样，知道厉害了吧？”

刘老汉见亲儿子一进门就冲自己发脾气，也不满地回击说：“知

道什么厉害了，不就是肺炎吗？再说我抽烟花的是你的钱吗？这些年一直是你哥给我零花钱的！”

老二这才住了嘴，暗自嘀咕刚才差点说漏了嘴。他和老大一商量，觉得一定要把保密工作做好，千万别在老爹面前说漏了嘴。再就是人多反而不好，两家人成天在病人面前晃来晃去，反倒会让病人起疑心，于是决定两家轮流照顾老爹。

老二对老大说：“哥，你是老大，你先伺候咱爹。”老大听了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
老二又说：“我寻思着咱俩每家先伺候咱爹一个月，你伺候了一





个月，我立马接上，亲兄弟明算账嘛。”老大吞吞吐吐地提醒老二：“可……可是，医生说咱爹顶多也就一个月的寿限了……”老二不满地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，咱爹难道就不能多活一年半载？越是这时候，我们越要有信心，相信咱爹能活得长！”

这天，又来了几个亲戚、朋友带着礼品看望刘老汉，老二八岁的儿子一看这么多好吃的，一高兴，就奔到刘老汉跟前没话找话地问道：“爷爷，人家说你得了肺癌，啥叫肺癌？”

老二一听，赶忙“啪”地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嘴巴子，小孩嘴角流了点血，疼得他号啕大哭。刘老

汉刚才听孙子一讲，脸沉了一会儿，立刻又恢复了淡定状，看到孙子嘴角有血，就一边给他擦拭，一边责怪道：“打我孙子干啥？我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啦，只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嘿嘿，这下我倒放心了！”

来探望的亲戚、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着刘老汉，刘老汉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感慨地说：“我这辈子，人生三大不幸让我占了俩，我十岁时，爹娘先后患病去世，少年丧父母，这是一不幸；四十不到，老婆又得了鼻咽癌撒手而去，中年丧妻，这是二不幸；老婆一走，我最最担心的就是第三不幸——老年丧子！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别人多次劝我

续弦，我都没有，要知道，蝎子尾黄蜂针，鹤顶红后娘心，这是世上最毒的四样东西，我就怕两个儿子落入后娘手里，带来第三不幸！唉，现在老天照顾我，没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死而无憾，到了那边，我也好对爹娘、老婆有个交代了！”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泪流







·新传说·

满面。

再说定下老大伺候刘老汉后，老二就在镇上找了个活：开着土方车给工地拉沙石料。这天下午，老二在大坝上开车送料时，一不小心汽车翻下了大坝。好在老二反应及时，早早地跳下了车，但还是把脚崴了，到县医院一拍片，韧带拉伤外加骨裂，得住院半个月。老二在外打了很多年工，懂点“劳动法”，他知道，这叫“工伤”，住院期间工资照发，吃喝拉撒的开支全都报销，于是，他打起了小九九，想在医院里多赖些日子。

老二出了这事，十天半月肯定和刘老汉见不上面，家里人怕刘老汉想多了，就商量着瞒住刘老汉。

刘老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进食明显困难。这天中午，刘老汉和二儿子的儿子两人在屋里，刘老汉伸手拿了串葡萄给孙子，问道：“你爸爸呢，这好几天怎么没见他？”孙子伸手接葡萄，说：“俺妈不让我说。”

刘老汉一听，拿着葡萄的手往后一缩，做了个不想给孙子的动作，孙子一看将要到手的葡萄要黄了，一急，脱口而出：“俺爸爸在开车拉石头时翻了车……”没等他把话说完整，二儿子的老婆从外面飞一般

地蹿进来，又一巴掌打在儿子嘴上，夺过葡萄，把儿子一把推了出去：“我让你满嘴胡咧咧！”

刘老汉两眼惊恐地瞪着，不顾“哇哇”大哭的孙子，着急地问二儿子的老婆：“老二怎么了？快告诉我呀！”这时，老大一家也闻讯赶进屋来，大家一看实在瞒不住了，只得如实相告，二儿子的老婆说：“他不要紧的，从车上往下跳时崴了下脚，再住十天半月院就回来了。”刘老汉听后将信将疑。

十天后，刘老汉迟迟不见老二，心情不好，病情愈加重了，已滴水不进，气若游丝：“你们……是不是……骗我？老二……到底……怎么了？”二儿子的老婆一看这情形，忙跑到外面给老二打电话，说了刘老汉的病情。老二在电话里说：“我想过了，我得在医院里多住上些日子，我就一直说我脚痛。一天二百五，这钱挣得多轻松呀，这是‘劳动法’规定的。现在的医院巴不得你天天住院，建筑队想强赶我出院，我就和他们动官司！”

二儿子的老婆提醒道：“你爹快不行了，你就不怕村里人笑话咱？”老二一听，“哈哈”一笑，教训老婆道：“别天真了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笑话多少钱一斤？笑话能影





响咱吃还是能影响咱喝？还是能影响咱赚钱？再说，我回去咱爹的病就好了？”说完，他就挂了手机。

晚上，老大给老二打电话：“兄弟，咱爹滴水不进已经三天了，天天念叨你，你回来让他看看吧！”

老二说：“哥，我一回去，就说明我已经完全康复了，再回到医院来，人家就说我没病装病了。我在这里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好吃好喝还有人伺候。每天老板还给我开二百五工钱，这样的好事哪里找？昨天工头来看我，问起咱爹的事，我如实相告，工头对一起来的一个人说：‘他家老爷子都那样了，他还在医院里住着，看来他不像装病。’哥，咱爹大局已定，必死无疑，

你光着急有啥用？”

老大生气地吼道：

“你良心给狗叼走了？咱爹把咱拉扯大容易吗？钱重要还是亲情重要？现在咱爹眼睛不闭，就是不放心你呀！”

老二反唇相讥：“你可别忘了，咱俩定的是一个月一轮，现在才二十七天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咱爹见不到我眼睛不闭，吊着口气，那正好啊，他越这样我越不回去，这样还能延长咱爹的寿命哪！”

老大一听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气呼呼地把电话挂了。

这天，是老大照顾刘老汉第三十天，晚上十一点时，有人想出了个办法：老二不回家，打个电话给他，让老二给他爹报个平安，说不定刘老汉听到老二的声音会放心的。老大一听，忙拨老二的电话，电话里语音提示道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这下被刘老汉听到了，只见他“腾”地坐起来，颤抖着右手，伸出了三个指头……

刘老汉已确定老二出了事，老年丧子，第三不幸啊！刘老汉无力地颓然躺下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离开了人世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

# 葫芦缘

□  
韩  
冬



## 真画假画

刘大舜是位画家，五十出头的年纪，最擅长的是画葫芦，因为画葫芦出了名，一时间大舜的画洛阳纸贵。

这一天，有位自称叫“老赵”的来访，说是手中有一幅大舜早期的画，想请他看一看。

这位老赵，年纪和大舜差不多，大舜在自家的“葫芦斋”画室里接待了他，寒暄几句，便接过画仔细端详：这幅画很简单，一张16寸的普通白纸上画了一座石头房子，房前有个木头架子，上面挂满了大

小小的葫芦。画的落款是“大舜”两个字，再看日期，却是1986年盛夏。

大舜看后，口中啧啧有声地说：“嗯，不错，真像是我画的，可惜呀，这不是我的作品！”一听画家这番话，老赵一脸失望的表情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、这怎么可能？您再给瞧瞧，那画上可都是您擅长画的葫芦，落款也是您的名字，只是少、少了‘断指’两个字！”

大舜笑了笑说：“对呀，不瞒你说，我的画每张落款都有‘断指大舜’四个字，从我开始作画那天





## 以画换画

起，就从未改过名字。你这幅画却只有‘大舜’两个字，看来还有一位擅长画葫芦的画家。”

大舜态度坚决，不承认是他的画作，老赵只好讪讪地卷起这幅画走了。过了一天，老赵带着画又来了，他一脸兴奋地说，他找了一位专家，那位专家也确定是大舜的画，说是可能年代久了，画家本人忘记了，请大舜再给好好看看。大舜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再次拿起画，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这位朋友，你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？”

老赵告诉大舜，他以前是个司机，开大货车的，平日里酷爱收藏。前几日，他偶尔翻弄自己的藏品，见有张画落款是“大舜”，画上又是葫芦，于是就想到了本市的著名画家断指大舜。至于怎么得来的，由于时间长了，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。

大舜遗憾地对老赵说，眼前这幅画确实不是自己画的，那个专家判断得不对。老赵一听，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，恼怒地说：“刘大舜，你现在成名了，就可以矢口否认你以前的画作了，我、我要去法院告你！”说罢，这老赵也不听大舜的解释，三下两下卷起那幅画，扭头就出了门……

老赵走后，大舜还坐着发呆，他想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幅画呢？和自己的画太像了，而且名字也叫“大舜”。若说是幅伪作，又不像，那幅画是1986年画的，自己那时还没有成名，是个穷困潦倒的穷小子，有谁会模仿一个没有名气的画家呢？

紧接着，大舜在北京有个画展，他便和妻子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，一直到画展结束，才载誉而归。

大舜到了家，打开门口的信箱，发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，他一愣，这才想起是那个老赵把自己告了。大舜一看传票的日期，还有几天就到开庭的日子了，他赶紧掏出手机给自己的律师打了电话，把这事详细讲了一遍，让律师去和对方沟通一下，趁早撤回起诉，因为大舜知道，到了法庭上，对方肯定要输的。

过了一天，律师打来电话，他告诉大舜，对方很固执，劝不了，看来只有法庭上见了。

果然，开庭后，老赵毫无悬念地输了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老赵败诉后竟当场昏倒了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由于一时联系不上老赵的家人，还是大舜帮着将老赵送到医





· 新传说 ·

院。经诊断，患者只是受了刺激晕倒，倒没什么大碍。后来总算来了一位老赵的亲属，从这位亲属的口中了解到，这个老赵身患重病，是胃癌，去年动的切除手术，花了不少钱。而且大舜还了解到，老赵是个收藏迷，半生的积蓄都被他购买了各种古董，因这一爱好，老婆前几年一气之下和他离了婚，子女也不和他来往了。屋漏偏遭连夜雨，老赵手术后家里实在拿不出继续治疗的钱了，他就忍痛出卖自己的藏品，但出乎老赵的意料，他的这些藏品大都是假货，只有那幅“葫芦”画，鉴定人认为可能是断指大舜的作品，让他自己去找作者咨询，就这样，老赵拿着那幅画找上大舜的家。



大舜听罢，沉思起来。一会儿，大舜走到老赵的床头，请他在方便时携带那幅画来一趟，自己想再看看那幅画，老赵“嗯嗯”着答应了。

过了几天，这老赵还真来了，大舜接过那幅葫芦画，看了一番，然后抬起头诚恳地说：“老赵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，我用自己的一幅葫芦画换你手中的这幅，行吗？”

老赵一听，瞪大了眼睛，吃惊地问：“当真？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真迹换一幅赝品呢？”

大舜一笑，说：“怎么能说这幅画是赝品？我认为这幅画不比我的画差，值得我用自己的画去换。”说罢，大舜当即挑了一幅尺寸不小的“葫芦”画，换下了老赵的那幅。临走时，大舜再三叮嘱老赵，让他回去后好好回忆一下，弄清这幅画的来历。

这事过后，大舜把这幅画找人装裱好，挂在自己的“葫芦斋”里，时不时地看看……

### 好人老赵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老赵忽然来找大舜，说他终于想起了那幅葫芦画的来历。

老赵讲了这么一件事——十多年前，老赵开大货车





去一个叫双岭的村子拉玉米，晚上，他借宿在一户姓郝的农民家里。晚上临睡觉时，老赵听见东厢房里传出一阵小孩的哭泣声，接着是几声大人的呵斥声。第二天，老赵问起房东为什么晚上训斥孩子，房东叹息一声说，是因为孩子上学的事，他有三个女儿，因为家庭困难，供三个孩子上学有些吃力，就打算让一个孩子别念书了，留在家里帮大人干些农活。可让谁别念书都有些不忍，为了公平些，就采取抓阄的办法，结果二丫头抓到了，这孩子觉得委屈，就哭了。

老赵一听，就问一年学费是多少，房东说是六十元，老赵听了，二话不说，掏出一百二十元递了过去。房东再三推辞，后来只得收下了。等老赵拉走最后一趟玉米时，郝姓房东拿出了一些土特产，非要让老赵拿上，老赵知道郝家不富裕，说什么也不收，房东急了，说他们这里有一个风俗，受人恩惠，必须拿些东西回报人家。老赵无奈，想了想，指着自已住的那屋说：“窗台上有幅葫芦画，我就拿那幅画吧。”自那以后，老赵很快就把这事忘了，那幅不起眼的画被他随手丢弃在自己的藏品堆里，这以后他也再没有去过那个小山村。一晃这

么多年过去了，都快把往事忘净了。

老赵讲完这一切，感慨地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啊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，结果在生活中屡屡被骗上当，买了大量的假货，吃了无数的亏，到现在混成这样，真是惭愧呀！”大舜听罢，却一拍他的肩说：“老赵，你是个好人，你这个朋友我刘大舜交定了！”

老赵一听，既感动又有些惶恐，迟疑片刻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大舜先生，我对不起你呀，我把你送的那幅画给卖了……”大舜笑了笑说：“老赵，我了解你现在的经济状况，啥都别说了……”

### 同名的人

那天，大舜为了弄明白那幅画的作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，就让老赵陪着，开车前往双岭。

三个小时后，两人来到了双岭村。老赵早忘记了房东家的位置，一路打听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郝家，房东见了老赵，又惊又喜，激动地冲里面喊道：“孩子他妈，咱家的恩人来啦……”

进屋坐下，房东说，当年多亏有了老赵给的那一百二十元钱，二丫头才没有退学。两年后日子逐





· 新传说 ·

渐好转，渐渐不愁钱了。后来三个女儿都上了大学，大女儿留在了北京，二女儿定居在成都，最小的三女儿眼下在深圳工作。

说话间，老赵拿出了大孬带来的那幅葫芦画，说了此番来的目的。房东接过画一看，吃惊地说：“这是俺村的王大孬画的，想不到你还留着呢，我这里可是一张都没有了！”王大孬是谁？在场的大孬和老赵都伸直了脖子……

房东告诉两人，这个王大孬是他们村的一个残疾人，从小因顽皮被电击后失去了双臂，可这王大孬身残志不残，从小酷爱绘画，虽然没了双臂，他竟练习着用嘴叼着笔绘画。长大成人后，王大孬的父母

相继过世，就剩王大孬一个人生活，因为身体的残疾，王大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，那年月家家都不富裕，但村里人为了照顾王大孬，每户都隔三岔五地去王大孬家买幅画，付的画资不是几个鸡蛋就是一些米或面。王大孬最擅长画的是葫芦，这双岭村几乎家家都有几幅王大孬画的葫芦画。大孬一听，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个和自己同名同爱好的人，他忍不住兴奋地问王大孬现在在哪里，房东却一声长叹，说：“唉，王大孬命苦呀，他早已不在了，十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！”

大孬一听，感叹不已。在热心房东的带领下，大孬在双岭村挨家挨户走了一遍，收了几幅王大孬仅存的画。回去后不久，大孬举办了一个画展，他把王大孬的几幅画摆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，一块牌子上面写着：“断臂大孬和他的画”，下面是王大孬的生平简介……

老赵后来才知道，大孬小时候顽皮，有一次用手拿着爆竹放，被一枚双响炸断了左手的中指，“断指大孬”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小 柯）







本篇改编自大阪圭吉的同名小说。作者被称为“日本战前短篇本格第一人”，其作品平实质朴，纯粹且致密地彰显了正统推理的独特解谜本质。



# 三狂人

□  
林敏生译

## 脑浆被挖

**赤**泽院长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，在远郊经营着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，医院的背面是茂密的树林，前面则是一条通往火葬场的大路。

说来，这医院还是赤泽院长的祖父建立起来的，不过到现在，经营已经非常困难了。现如今只剩下赤泽夫妇、一位看护员和一位女仆，再加上仅有的三位病人，生活在这座几近荒废的山区医院。

赤泽院长的脾气也因此越来越暴躁，管理病人时总是动不动就训

斥，常常说些“你这个疯子”或者“像你这种白痴，必须替你换脑浆了”之类的话。每当这时，三位病人都抿着嘴，诡异地望着院长，仿佛是在努力理解院长讲的话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总之，病人都很惧怕他。

说到病人，三位都是中年男性，每人也都有自己的代号。一号房的病人叫“砰砰”，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天都要不停地用右脚趾尖“砰砰”地踢面前的隔间板，以致隔间板都被踢得凹进去了一块。

二号房的病人叫“歌姬”，他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长着胡子，却穿着女性和服，不分昼夜地用女高音唱着发疯前学会的流行歌曲，时不时地鼓掌、大笑。

三号房的病人叫“伤患”，他看上去毫发无损，可是他总认为自己身受重伤，将整个头用绷带包扎得密不透风。

一天清晨，看护员像往常一样起来查房，发现病房的门和医院大门都敞开着，三位病人全都不见了。看护员喊来了赤泽夫人和女仆，大家在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病人的踪影。更可怕的是，赤泽院长也失踪了。

不过很快，他们在病房外的厕所里发现了赤泽院长的尸体。厕所外面有大量的玻璃碎片，还有模糊的拖曳重物的痕迹，里面则是一片血海，赤泽院长的尸体就在血泊中央，他身上还穿着昨晚睡觉时的睡袍。由于尸体曾被拖曳，脸上被玻璃碎片割得血肉模糊。更可怕的是，尸体的前额到头盖间被挖开了一个大洞，脑袋里空无一物，脑浆被挖光了，可四周却找不到脑浆的痕迹！

“凶手”已死

警察局接到报案后，搜查主任

吉田立即带着一队警察赶了过来。

考虑到凶手很有可能是精神病人，他们的行为不太能用常理来判断，吉田特意请了市立精神病院的松永博士来协助调查。

松永博士了解情况后，说：“杀人事件很有可能会引发凶手持续的暴力行为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弄清楚到底是三人合谋杀死了赤泽院长，还是其中一人单独作案的。如果是单独作案，另外的两人趁乱逃跑后，一段时间后情绪会慢慢平静下来，危险的只有凶手自己；可如果是合谋作案，那情况就复杂了……总之，警方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。”

吉田因此将所有警察都派出去了，还打电话向市局请求支援。忙完这些，吉田问：“博士，你说凶手杀完人后，接下来会做什么？”

松永博士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，说：“赤泽院长的脑浆被挖走了，再想想院长最近是怎么训斥他们的，‘必须替你换脑浆了’，注意是‘换’脑浆，而不是‘拿’掉你的脑浆……”

“他们难不成会把自己的脑袋敲开，然后把赤泽院长的脑浆装进去？”吉田不敢相信，继续说，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无论对





于什么样的人都要给予尊重。”松永博士严肃地说。

听完博士的分析，吉田不像原先那么紧张了，毕竟，比起伤害别人，三位逃跑的病人更有可能伤害他们自己。

博士的判断果然是正确的。搜查很快有了进展，当天傍晚，警方就在火葬场附近将逃跑的病人之一“歌姬”抓住了，当时他正在树林里唱着自己特有的女高音。

“歌姬”情绪稳定，身上也没有血迹，可以确定他并非杀人凶手。

一个小时后，一家酒馆的老板娘打来电话，说她看到一个满脸鲜血的男人踉踉跄跄地沿着铁轨走，

手上还捧着像豆腐一样的软绵绵的东西，叫他也不应，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。吉田问清了老板娘所说的地点后，马上带着松永博士等人一起去了铁轨一带搜查。

与此同时，第三位逃跑的病人——整个头缠满绷带的“伤患”也被找到了。和“歌姬”一样，“伤患”的情绪也很稳定，身上也没有血迹。

在得知“伤患”被找到的消息后，吉田不禁松了口气，看来剩下的“砰砰”就是凶手了。

吉田和松永博士等人又找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在铁轨上发现了“砰砰”的尸体，他的脑袋已经被压得粉碎，散落在旁边的沙石上。看来他是准备借用火车来敲开自己的脑袋，好给自己换上院长的脑浆。

“终于结束了。”看到“砰砰”已经死亡，吉田认为这案子也就结束了。

“真的结束了吗？”松永博士自言自语道。他一直蹲在“砰砰”的尸体旁，不住地捏着尸体的脚掌。

吉田狐疑地看着松永博士，博士也不解释，只说道：“赤

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泽院长的尸体还在医院  
吧？我们去看看。”

### 真相大白

吉田和松永博士两人在看护员的带领下来到五号房，赤泽院长的尸体就放在这里。五号房里没有电灯，松永博士让吉田用蜡烛照明，伸出双手开始用力揉搓尸体的脚掌，脚掌非常僵硬，似乎长着很厚的茧。一旁的看护员见了，不可思议道：“那、那是‘砰砰’的脚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突然冲进来，直扑向松永博士，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。吉田隐隐看到袭击者的头上缠着白色绷带，他以此为目标，狠狠地撞了过去。

袭击者就是“伤患”！被制服后，他颓然地坐在地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这时，松永博士蹲到了“伤患”的面前，盯着他只露出眼睛的脑袋，说：“吉田警官，你牢牢控制住他，我来揭开他的真面目。”

说着，松永博士一圈圈解开“伤患”脑袋上的绷带，出现在大家眼前的，竟然是已经“死去”的赤泽院长！

松永博士说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狡猾的犯罪行为，表面上看是总被

训斥“必须替你换脑浆了”的精神病患者终于按照被训之言实施了行动，实际上却是院长杀害了精神病患者，伪造了自己的死亡。反正只要挖掉脑浆，就看不出是谁的脸了。至于酒馆老板娘看到的男人，当然不是“砰砰”，而是赤泽院长。他前往铁轨将事先杀死的“伤患”的头放好，伪装成“砰砰”为了换脑浆而让火车将自己碾碎。

松永博士感叹：“不愧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，完全掌握了病人的心理。”

原本，赤泽院长打算让“砰砰”充当凶手，而用脚底没有长茧的“伤患”的尸体来伪造成自己的尸体。案件结束后，再宣称有人来带走“伤患”，这样一来，假冒的“伤患”就会永远消失了。而另一方面，赤泽夫人则会处理掉医院，兑换成现金。在此之前，赤泽院长还给自己投了巨额保险。赤泽夫人拿到钱后，再悄悄地和丈夫会合……

只可惜千算万算，赤泽院长却不小心搞错了“伤患”和“砰砰”的尸体，以至于让松永博士对脚掌上长茧这件事起了疑心……

（改编者：李永来）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夫）





□ 杨功战

# 以毒攻毒

牛伟在城里当包工头，事业有成。这

天，他开着小轿车回老家。以往每次进村，他都要摁喇叭，好像他不摁喇叭，别人就不知道他开着豪华轿车回来了。这次也和往常一样，“滴滴——”一阵喇叭声响后，车子便停在村口的家门前。

牛老汉从门里走了出来，看看儿子，眼皮便耷拉下来：“乖乖，你能耐了呀！”

老爸这么说，是事出有因的：牛伟口袋里有了钱，看看外边的美女，再看看家里的黄脸婆，越看越不顺心，于是就在外边找了个小三，还在城里买了房子。这次回来就是和老婆离婚的，老婆在电话里也同意离了，他自己觉着对不起老婆，就给了她一大笔钱，因为家里俩孩子还得跟着老婆。

这会儿，牛伟见老爸话里有话，便赔着笑脸说：“爸，这不是形势赶的嘛！您也知道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嘛！”

牛老汉瞪了牛伟一眼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啥事都别做绝了，回家看看去吧。”

牛伟一进家门，迎面碰上了一个人，正往外拉羊圈里的粪。这人叫杨军旗，是个光棍汉，村里谁家







· 情节聚焦 ·

有啥脏活、重活都找他干，一天管吃管喝，外加一百块钱。牛伟见了，便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在杨军旗脸前晃了晃：“给，拿着！”平常时候，杨军旗都是爽快地接住，谁知道今儿个他却讪笑着，连连摆手：“咋能要你的钱？不要不要，自家的活儿，该干的……”杨军旗说着话，脸竟然红了。

啥？自家的活儿？牛伟听罢，愣了，拿着钱的手也僵住了。

这时，牛伟的老婆听到动静走出了屋，牛伟看了看她，穿戴得干净利落，脸上也化了淡妆。一瞬间，牛伟感觉老婆还真不怎么难看。正在这当儿，俩孩子慢慢走近牛伟，小女儿问他：“爸爸，是牛大还是羊大？”

“傻瓜，当然牛大了。”

小女儿又眨巴着眼睛说：“那——往后我要是改成姓羊了，是不是该长不大啦？”

“你……你说啥傻话？”牛伟愣了，抬头问老婆：“咋回事？你想咋的？”

老婆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咱俩离了婚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大儿子摇着牛伟的胳膊：“爸，妈妈说你和她离了婚，她就和军旗

爷爷结婚，我就得姓杨了……”

牛伟这下可听明白了，怪不得小女儿刚才在说改成姓“羊”，敢情是姓“杨”啊！牛伟的头“嗡”地一下大了。论辈分，杨军旗比他高一辈。哦，怪不得一向邋邋遢遢的杨军旗今天穿得那么干净，还说“自家的活儿”！

大儿子晃着牛伟的胳膊，说：“爸，我不想姓杨……”

突然间，牛伟像泥塑木雕般呆呆地站着，嘴里喘着粗气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色憋得紫红紫红，他猛地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手拨了一个号，电话通后，他扯着大嗓门，冲着手机吼道：“我、我不离了！你……你能照顾俺孩子不？你能伺候俺老爹不？你滚，滚远远的！”

老婆听了，背转身，抹起泪来；俩孩子喜气洋洋的，拍着小手，叫道：“噢，不用改姓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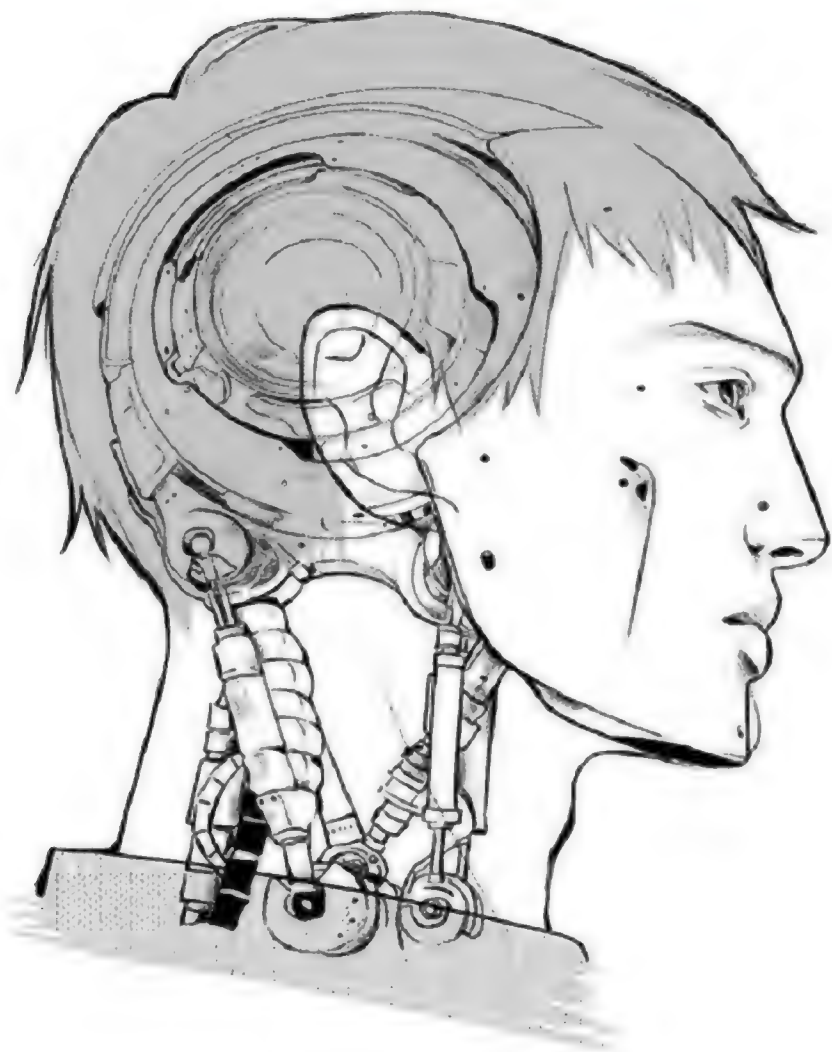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会儿，在村口杨军旗家里，杨军旗正陪着牛老汉说话：“唉，老哥啊，我只怕毁了侄媳妇的名誉啊！”

牛老汉笑笑：“有得总有失，再说啦，对这样不要脸的人就得用这不要脸的法子，这叫以毒攻毒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陈明贵）





# 我是你弟弟吗

□ 童树梅

**林**喜远最近有点愁眉不展，母亲老了，自理能力越来越差，可是又不肯跟他们住在一块儿，宁愿一个人住在老城区的老宅子里。没办法，林喜远只得每天在老宅子和新宅子之间来回奔波，伺候母亲。这段距离相当远，加之工作太忙，时间一长人也渐渐吃不消了。

这天，林喜远看到电视上正介绍一款新研发出来的智能机器人，能够自行充电，外观可由买家设定，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机械外形。更重要的是，只要输入程序，这世上就没有它不会做的事，洗衣、烧饭、唱歌、聊天，根本就是小菜

一碟，而且价格也不算高。“太好了，这就叫刚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！”林喜远当即决定买下它。

隔天，母亲正在老宅子里一边等喜远来烧饭，一边打瞌睡，忽然听见院门被推开了，来人亲热地叫道：“妈，您饿了吧？我来了。”

母亲抬头一看，是儿子喜远。接着，喜远麻利地进了厨房，没多久，两样色香味齐全的菜便端上了桌。母亲边吃边说：“喜远啊，今天的菜特香，比以往都香，真好吃。”

这时，喜远已经把母亲换下的衣服放进了洗衣机，手上正拿着拖把拖起了地。母亲见了，忙说：“喜





·情感故事·

远，你歇会儿，小心累着。”  
喜远笑笑，说：“妈，您对我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？”

母亲觉得这话问得有点怪，但还是说：“当然满意了，妈只是舍不得你太累了。”喜远又笑了起来，这回笑得更加诡异，然后朝院门外喊道：“主人，您可以进来了！”

话音一落，打外面进来一个人，一见来人，母亲一下子惊呆了，来的人也是喜远，两个喜远一模一样！第二个喜远大步跑过来，扶着母亲说：“妈，您别怕，我才是您儿子。先前这位，就它，是个机器人，我买来专门伺候您的，把它设定成我的样子，是让您喜欢。”

母亲傻傻地看着，拉住喜远的手，哆嗦着说：“世上还有这样的事？这不是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吧？我还是有点怕……”喜远忙说：“妈，它很好啊，刚才的表现您也看到了，各方面比我强多了，而且还不晓得累，您不是一直舍不得我累吗？现在正好两全其美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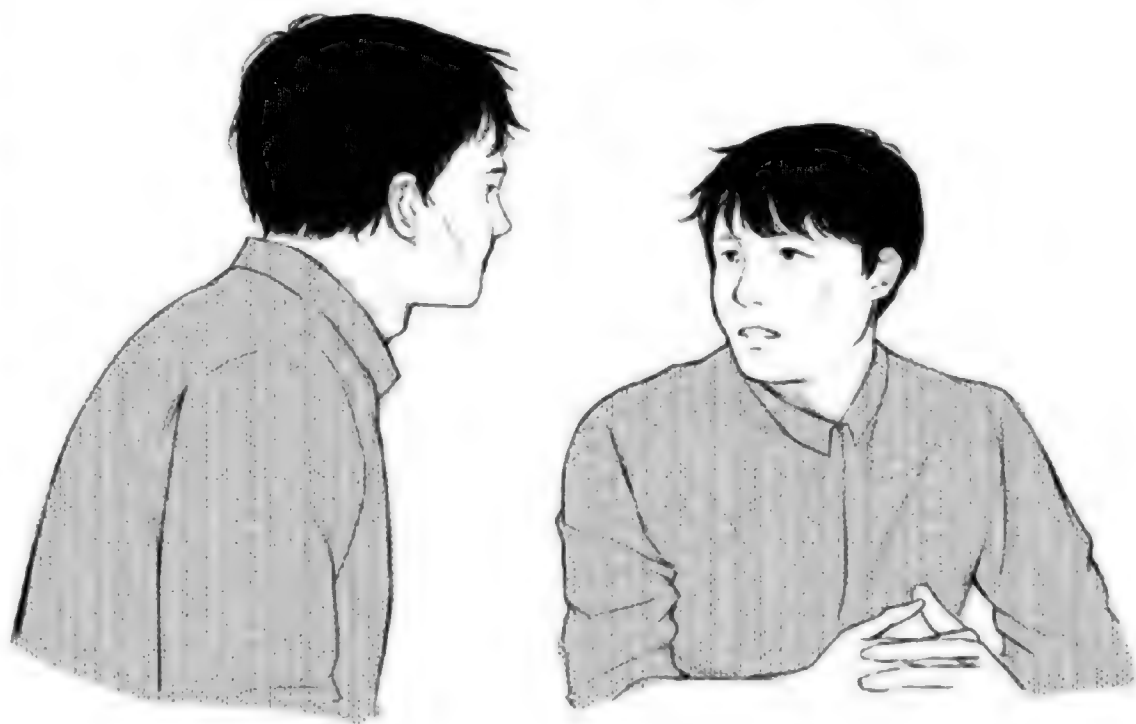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抖抖索索地看着机器人，说：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它会陪我聊天吗？”喜远还没开口，机器人就在母亲面前乖巧地蹲下，仰起脸说：“妈，您讲讲我小时候淘气的故事好不好？”

喜远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妈您看，它可会聊天了，只要您高兴，陪您聊上三天三夜也不歇气，并且永不厌倦、永远忠诚！”

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喜远不停地忙着出差、应酬，为工作忙、为家庭忙。他没忘了母亲，尽管不像以前天天去了，可电话还是不断。令他备感欣慰的是，母亲对机器人十分满意，她常说：“喜远啊，这个小喜远比你强呢，你有时候还没耐心听我唠叨，它呢，听我唠上三个小时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”

母亲没说假话，机器人是买对了，母亲的气色也明显比以前好多







了。可时间一长，母亲夸机器人的次数一多，喜远竟失落起来：母亲口口声声叫机器人“小喜远”，对自己却没有以前依赖了。

这天，喜远意外地接到机器人打来的电话，“哥……”喜远一声断喝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机器人一哆嗦，随即惶恐地说：“我错了，主人。都怪妈一直叫我‘小喜远’，时间一长，我还真以为是您亲弟弟呢。主人，昨天妈跟我聊天时，挽起裤管给我看，她小腿上有好长一道大疤，可吓人了。妈问我记不记得这疤是怎么来的，我搜遍储存器也没找到相关信息，妈很不开心。主人，您知道这疤吗？您没向我脑子里输入过相关信息吧？”机器人说得不错，它再智能，所有的记忆也只能靠输入，如果事先没有储存，它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喜远听了，不禁一愣，沉吟着说：“我妈小腿上有道大疤？唉哟，我还真记不起来了。”

机器人又说：“我也是这么回答妈的，后来妈告诉我说那是您小时候发生的事，有次一条巨大的疯狗突然袭击您，危急时刻妈挺身而出，她的腿被疯狗死死咬住，可就是不躲，牢牢地把你护在身后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林喜远记忆的闸门

一下子打开了，小时候是发生过这么一件事，可自己怎么就忘了呢？

这时，机器人又开腔了，它有些纳闷：“为了儿子，母亲竟可以不顾生死，你们人类蛮奇怪的。”

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天，喜远终于抽出空来看望母亲，一进院门就是一愣，只见和煦的阳光下，母亲一脸惬意地坐在藤椅上，身上衣服整洁，家里干干净净，而这时机器人正在厨房的灶头上煨着汤，香味一阵阵飘出来……喜远看在眼里，心里又冒起一股醋意，是的，吃机器人的醋！母亲已经很久没给自己打电话了，以前隔三岔五地打电话，有了机器人之后，母亲都不怎么惦记自己了。见喜远进来了，母亲说道：“早早，给哥端把椅子来！”

一听“早早”从母亲的嘴里冒出来，喜远又是一愣，“早早”是自己的乳名，因为当初没足月就出生了。这名字母亲都好多年不叫了，想不到现在却这样叫机器人！

陪母亲闲聊几句后，机器人把喜远叫进房里，低声问他：“主人，您曾经有个弟弟吗？”

喜远摇摇头：“没啊，妈就生了我一个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机器人挠挠头，嘴里嘀咕道：





· 情感故事 ·

“我现在越来越迷糊了，感觉自己也是个人类，是您亲弟弟，妈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妈还叫我‘早早’，我爱死这个名字了。”机器人这样说时，眼里闪过一丝泪光，可喜远从没有输入过“泪水”这个程序啊！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喜远再次接到机器人打来的电话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：母亲突发疾病，不行了！

喜远赶到时，母亲只剩一口气了，她用最后的力气拉住机器人的手，说：“早早，妈先走了，下辈子……我们还做母子……”

母亲走了，喜远失声痛哭，此时此刻他才深刻地体会到自己陪她的时间太少了……忽然，喜远听到身后一声异响，是那种类似带电电

线碰撞时发出的“刺啦”声，回头一看，是机器人，“刺啦”声正来自它的身体，还有浓烟飘散出来。

不对，机器人没有因外力出现损坏，怎么会发生故障呢？

这时，机器人开口了：“哥，让我叫你一声哥吧，我越来越坚信我是个人了。我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后就一直呆在黑暗的仓库里，毫无生趣，直到遇见了妈。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，妈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把她当作我的亲生妈妈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！”

喜远惊呆了，只见机器人身上烟雾更浓了，可它还在说：“妈走了，我要找她去，在她心中我永远是个牙牙学语缠着她的小宝宝。没有妈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啪”的一声响，火光闪现，机器人四分五裂，倒了下去，永生的它竟然死了！它是自杀！

喜远傻傻地看着，他没想到机器人竟培养出了人类的情感，而自己这个人类，却对“情感”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字眼，越来越淡漠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小柯）







# 不下跪的人

□ 大刀红



归州黄老三夫妇靠放羊为生，年过半百，膝下无一子半女。

这天，黄老三来到城外放羊，先是听见天崩地裂的石块碎裂声，接着便听见响亮的婴儿哭声，循声找去，却见一块崩裂的石头旁躺着一个男婴。黄老三见四下无人，心想：难道这婴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也许是上天见我可怜，专门送给我的子嗣。于是，黄老三把男婴抱回家，取名黄石生。

黄石生渐渐长大，他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串门，没多久，周围几十里地人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。有

一天，他又出门去转悠，还没有回家，就有人找上门来了。

来人是邻村陈五。陈五对黄老三说：“你儿子去我家附近转了一圈，我就丢了一只鸡，这鸡一定是你儿子偷去了。”黄老三为了息事宁人，就把自家的一只鸡赔给陈五。

等黄石生回家，黄老三就问他怎么回事，黄石生却说：“这事与我无关，是陈五的儿子偷的，拿到山上烧了吃了。”

黄老三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黄石生不答，黄老三说：“你既然知道，赶快给我说。”





· 东方夜谈 ·

黄石生还是不说话，  
黄老三生气了：“跪下！”

没想到，黄石生一听“跪下”，反而倔强地挺直了腰。黄老三气不过，脱下鞋，劈头盖脸地向他头上打去。这时，黄老三的老婆走了进来，见状忙把鞋抢了过来。

事后，黄老三的老婆心疼地对黄石生说：“儿呀，你怎么不听你爹的话，不肯给他下跪呢？”

黄石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爹受不起我这一跪啊！”

黄老三的老婆不解：“儿子跪爹，天经地义，你为什么不能跪？”

黄石生却低着头，不再说话。

黄石生十四岁那年，得了一种怪病。半夜里，他人虽然睡在床上，脚却在不停地乱动，仿佛跑路一般，一直到五更鸡鸣才醒来。黄老三以为他在梦游，请大夫开了几副安神药，可不起一点作用。黄老三又请来归州最有名的端公驱邪，没想到，端公一见黄石生在床上奔跑的样子，便起身告辞，对黄老三说：“令郎所做之事，非在下所能管得。”黄老三再问，端公便不说话了。

一晃，黄石生十八岁了，黄老三让他帮自己放羊，以后也好靠放羊为生。黄石生听了，却淡淡地说：“爹，你去磨坊的磨碾下，那里有

两贯铜钱，你拿去用吧。”

听了这无头无尾的话，黄老三半是疑虑半是担心地来到磨坊，果然从磨碾下寻得两贯铜钱。黄老三胆小，问黄石生：“儿呀，这铜钱是从哪儿来的？犯了偷盗罪，官家可是要抓去坐牢的呀！”

黄石生笑道：“这是我做事的报酬。”

黄老三不信：“你整天不是四处游荡，就是不安分地睡觉，哪儿做过一份工？”

黄石生却让黄老三放心，只管拿钱去用。自此以后，每到家里没钱度日的时候，黄石生总会指些地方，让黄老三去取钱，有时是在田地里，有时是挂在树枝上，有时是在鸟窝里……

这天，黄石生来到县城闲逛，在饭馆吃饭时，见有个老头手拿胡琴，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那里卖唱。女孩一身红衣，长得楚楚动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来了个纨绔子弟，身后有六七个随从。纨绔子弟见女孩长得漂亮，便动手动脚地调戏她。黄石生看不下去，上前阻止，那对卖唱的父女趁机逃离饭馆。

见女孩逃走了，纨绔子弟便迁怒于黄石生，对手下说：“给我狠狠揍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！”





那些随从听了，把黄石生围住拳打脚踢。纨绔子弟对黄石生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本县的县太爷是我爹，你竟然有眼不识泰山！赶快跪在我面前，好好记住本公子的模样，以后遇见，远远地躲开。”

黄石生被打得躺在地上，却还嘴硬：“我不跪活人，只跪故人，只怕你受不起我这一跪。”

纨绔子弟听了这话，以为黄石生在咒他，对手下说：“我非得让他跪跪我。”于是，几个手下按头的按头，按腿的按腿，让黄石生给纨绔子弟叩了几个响头。

第二天，归州城街头巷尾传来一个消息，说县太爷的公子昨晚无缘无故暴毙而亡，死时面目狰狞，身上有许多说不清楚由来的鞭抽的伤痕。人们暗地里纷纷称快，说上苍长眼，帮归州除了个祸患。

这时候，黄石生已经回家了。他刚到家不久，那对卖唱的父女就找上门来。原来父女俩姓乔，女孩叫乔小花，父女俩逃难来到此地，乔老爹感激黄石生仗义相救，想把女儿小花许配给他。

黄石生听了，拒绝道：“我愿意把小花当做妹妹看待，如果说要娶她，那可不成。”

乔小花低下头，脸涨得通红，

问：“黄大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

黄石生说：“不是。”

乔小花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？”

黄石生说：“我要是娶你，婚礼上是不是要跪拜你父亲？”乔小花点点头。黄石生又说：“我们两人是不是要互相跪拜？”乔小花又点了点头。黄石生叹道：“你们都已经不起我一跪呀！”

乔小花父女俩听得云里雾里，只好无奈地离去了。

一晃又过了二十多年，黄石生仍是孑然一身，没有娶妻。这年，黄老三和妻子九十九岁，在同一天驾鹤西去。黄石生给二老办后事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一直不跪的黄石生在黄老三夫妇的灵前恭恭敬敬地跪下，叩了三个响头。

人们闲时聊起此事，曾给黄石生驱邪的端公酒后吐真言，说黄石生其实是个指路阴差，专门给勾魂的黑白无常在阳间指路。阴差只能跪死去的“故人”，所以，黄石生不能随便给活人下跪。那些铜钱，是他作为阴差的报酬，而作为阴差，他这辈子必将孤独终老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吕 佳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

□ 夏 天

# 还我孩子



张丽和齐大鹏可谓一见钟情，齐大鹏潇洒不羁，张丽漂亮活泼，两人很快结为夫妻，并有了一个女儿。

婚后不久，年轻气盛的齐大鹏在一次酒后参与打架斗殴，被警察带走了。

后来，齐大鹏虽然被放了出来，但他感到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脸，便留给张丽一张纸条，说“不混出个人样，我就不回来了”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张丽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，有人说他去深圳挣大钱了；有人说他被对方寻仇报复了；还有人

说齐大鹏可能偷渡出国了……

一晃好几年过去了，张丽依然没有齐大鹏的消息，她不得不向法院申请，宣告齐大鹏死亡。张丽一个人又要工作挣钱，又要照顾孩子，实在吃不消，就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收养。她和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姜建夫妇多次沟通，百般不舍下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。

谁知不久后，齐大鹏回来了！经过几年的生活打磨，齐大鹏褪去了曾经的血气方刚，人变得沉稳了不少。他得知张丽一直没有再嫁他人，心头热热的，“扑通”一下就





给张丽跪下了，他连声道歉，说以后自己一定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希望张丽给他机会。张丽两眼通红，点点头，答应了齐大鹏的请求。

齐大鹏和张丽恢复了夫妻关系，而他们的家还不完整——女儿还在别人的屋檐下呢！得知张丽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女儿送出了家门，齐大鹏心里不是滋味，他想着，过去几年自己糊涂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要重新振作，和妻子、女儿一起好好生活。齐大鹏二话没说，来到姜建家，想要回女儿。

谁知姜建一口回绝了齐大鹏的要求：“既然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，她便不姓齐而姓姜了，孩子又不是个物件，哪能随便你说送就送，说要回便要回？”

齐大鹏见状，着急了：“我是孩子的父亲，送养孩子只是张丽的主意，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‘收养法’里面明确规定，生父母送养子女，须双方共同送养。”

姜建也急了：“你已经被‘宣告死亡’了，从法律上来说，张丽相当于‘丧偶’，她代表你送养了孩子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要是真为了孩子好，就不要再纠缠了！”

一听“丧偶”，齐大鹏不干了：“你说谁丧偶呢？‘宣告死亡’已

撤销，我们夫妻关系也已经恢复，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！我来要回亲生的孩子，有什么错？”

双方僵持不下，齐大鹏最终决定上告法院，他就不信了，自己的“死亡宣告”可以撤销，自己的老婆能要回来，难道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就要不回来？

#### 律师点评：

故事《还我孩子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后，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被宣告死亡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，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的，撤销死亡宣告后，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，一般不应准许，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。

故事中，张丽因丈夫齐大鹏的长期失踪，对丈夫申请了宣告死亡后又因无力抚养女儿而依法交他人收养，这一切都是根据法定程序操作。故尽管之后齐大鹏撤销了宣告死亡，然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能随便改变的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：陈明贵）





· 3分钟典藏故事 ·

## 每天只练5分钟

有个儿童演奏乐团，孩子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，观众们看着他们在台上专注、有序地表演时，无不表示惊讶。他们问团长：“这些孩子是怎样用功才能练就如今的技艺？”团长摇头：“在我的团里，一个孩子在刚开始时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去练习乐器。”

原来，团长定下规矩：一天只能花5分钟练习。因为每天只有5分钟，孩子们非常珍惜和乐器相处的时间，他们把乐器当成大玩具，每次弹奏，都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。

等孩子过惯了“每天只练5分钟”的日子，团长就对他们说：“从现在

起，我不再限制练习时间，你们可以想练多久就练多久。”每个孩子眼里都会绽放出兴奋的光，然后拿起乐器久久不愿放下。

团长说：“一个孩子的注意力是无法长时间集中的。我定下‘每天5分钟’的练习规矩，并不是为了压制孩子对乐器的兴趣，相反，我想让练习乐器成为孩子们内心最想做做的事情。”

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这宝贵的5分钟能培养出一生的兴趣。

（作者：宝谷；推荐者：王世全）

## 门铃前的守候

从小，我和爸爸相依为命。我到镇上读初中，爸爸就到镇上租房照顾我。

冬天到了，单元门锁锈住了，我每次回来都要光着手捣鼓半天才能弄开。被刀片般的冷风一割，我的手得了冻疮。

爸爸看到我那双肿得像红萝卜似的手，心疼地说：“以后回家，按一下门铃，爸爸来给你开门。”我犹豫不决，因为爸爸腿有残疾，走路不方便。爸爸却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！”

以后，我每次放学回家，刚按下门铃，单元门锁就“啪”的一声打开了。等我上楼，第一眼就能看







海勒智用平均『助人』

到爸爸站在房门口，微笑地迎接我，每天如此。我有些纳闷，爸爸怎么每天都能那么及时地为我开门呀？

过了几天，放学后我有些事，回家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。一如以往，我刚按完门铃，单元门锁立刻打开了。我走上楼，看到爸爸微笑着站在房门口。我自顾自往屋里走，猛地听到身后传来“轰”的一声，回头一看，爸爸重重地摔倒在地。我吓坏了，喊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”

爸爸安慰我说：“爸爸没事。今天站得太久，腿麻了……”

原来，爸爸为了让我少挨冻，每天掐着我放学的时间，提前来到门铃前守候……

自那以后，我一放学就赶紧往家奔，一秒钟也不耽搁，因为我知道，爸爸正在等着我回家！

（作者：佟雨航；推荐者：心香一瓣）

**约**瑟夫·海勒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，性格幽默机智。早年，海勒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户人家里。这户人家虽然富有，主人却非常吝啬。

一次，一名叫瑞德的佣人跟海勒抱怨，他不小心弄折了花园里的一株花，主人毫不客气地罚了他十美元。瑞德向主人抗议，主人却慢悠悠地说：“你做得好的时候我不是也奖励过你吗？平均而言，还是很

公平的。”可要知道，瑞德每次得到的奖励，都只有几美分！

听了瑞德的抱怨，海勒思索片刻，对他耳语了一番。到了晚餐时间，瑞德给主人端上了他最喜欢喝的两种汤。主人喝了一口，不满地皱着眉头说：“汤里加了冰块吗？太凉了！”接着，他又喝了另外一碗汤，顿时大叫起来：“天呐！这是要烫死我吗？”

主人正要大发雷霆，瑞德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是的，一碗汤很凉，另一碗汤很热，可平均而言，温度不是刚好合适？”“这、这个……”听到如此熟悉的语句，主人发不出火来。此后，主人对佣人们再也没有刁难责罚过。

有时候，面对他人苛刻的责难，我们只需要用他的逻辑再反驳回去，就能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荒谬，轻松地解决问题。

（作者：张君燕；推荐者：田龙华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学写作文，  
从读故事开始







□ 曾凡洪

## 酒桌上的较量



“红太阳”是家专门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。投入生产三年，销量不错，可老板肖纯彦却始终高兴不起来。

问题就出在货款上。当初签订合同时，说好货到付款，可“七维集团”非得等第二批货到，才肯付第一批货款。由于七维集团是大客户，而红太阳还没在市场上站稳脚跟，肖纯彦只得忍气吞声，默认了。肖纯彦感觉自己就是一头牛，货款就是牵牛绳，被七维集团牵着鼻子走。

七维集团带了一个不好的头，其他客户纷纷效仿，都不按时支付

货款了。周转资金不足，严重影响工资发放。催收货款，反倒成了销售部和财务部的首要任务。

七维集团的魏总虽然总拖欠货款，却很会做人，每年春季，他都要带各部门大员来访问红太阳。每当这时，肖纯彦召集各部门主管，发布命令，要不遗余力地陪着魏总吃好喝好玩好。但是无论怎么拍马屁，对于肖纯彦及时回款的请求，魏总老是打着哈哈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这种小事，你找我的财务经理就行。”等到肖纯彦请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多多关照时，财务经理拍





着胸脯说：“等公司资金情况好转后，我一定把所有欠款结清。”其实，明白人都知道，这些都是无关痛痒的推托之词。

转眼又到了春季，这天下午，魏总带着人员来访，肖纯彦安排公司人员热情接待。到了晚上，在大酒店里摆了三桌，出席陪客的都是对等的各部门，肖纯彦带着行政部门陪着魏总和秘书，销售部陪着七维集团的销售经理，财务部陪着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。

红太阳的财务经理是最近才入职的老吴，除了老吴，其他人员都是老相识。七维集团的财务经理姓马，马经理的酒量是出了名的。老吴端起酒杯，毕恭毕敬地向马经理敬酒，马经理傲慢地说：“老吴，你酒杯里的颜色不对。”

老吴抱歉地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马经理，我酒量有限，只能以茶代酒。”马经理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怎么行？搞财务哪有不会喝酒的？你拿茶水请我，不厚道，罚一个。”偏偏老吴一根筋，听说要罚一杯，坚决不同意。几句言语下来，马经理把酒杯一推，说：“那好，你不喝，我也不喝。”

酒桌上出现了僵局，其他人忙打圆场，把老吴的酒换成了白酒，

酒不罚了，老吴陪着马经理喝了一杯。老吴一杯酒下肚，脸腾地红了起来。马经理拿起酒瓶要给老吴斟酒，老吴赶忙推辞说：“不能再喝了，我这人酒德不好，喝醉了说话不好听，会闹笑话的。”

马经理不依，说：“老吴，不喝个几杯酒，还算大男人吗？”

无论马经理怎么激将，老吴就是不肯把酒斟起来。马经理急了，放话说：“这样吧，老吴，你喝一个，我喝两个。”旁边的人也拼命起哄。

老吴问：“当真？”马经理说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”

老吴斟满，仰头一口吞下，马经理陪了一杯。斟满酒后，马经理端起酒杯要回请老吴，老吴忙说：“哎，慢着，你说过的，得喝两杯，把这一杯喝了。”

马经理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是说，从‘现在’开始，就现在，你喝一杯，我喝两杯。”

老吴一听，这不是耍赖吗？他不依了，走到近前，端起酒杯一定要马经理多喝一个。马经理嘻嘻哈哈地不从。老吴恼火了，大声嚷嚷说：“你，不讲信用！”马经理反问：“我怎么不讲信用了？”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着酒劲吵了起来，大家伙儿





· 职场故事 ·

怎么也劝不住。

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包间的肖纯彦和魏总，他们俩走过来看怎么回事，只见老吴拉着马经理的手，大声吵嚷：“你喝酒耍赖，结算货款耍赖，太他妈不地道了！七维集团就没有讲信用的时候，丢人！”

马经理吼道：“别把喝酒和公司扯到一块，我们七维哪里不讲信用了，有你这么对待大客户的吗？”

老吴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们七维集团就是不讲信用，说好的货到付款，却压着不给，你们不是缺钱，缺的是良心，缺的是信用！这样拖下去，我们工资就快发不出了！厂子就快拖垮了！有这样合作的大客户吗？”老吴扳着指头，将七维集团拖压的两百多万货款，一分不少地说了出来，连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也记得一清二楚。

肖纯彦责怪大家说：“你们还不把老吴拉走？就这么着让他撒酒疯？”几个小伙子急忙将满脸通红的老吴架走，其他人坐下来安慰马经理，肖纯彦也对满脸铁青的魏总赔着小心，劝到隔壁继续喝酒。

过了几天，肖纯彦给马经理打电话，问起货款的事。马经理小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肖总，我本来以

为酒桌上一闹，魏总面子上挂不住，会结清货款。回来后，我就找他商量积压的货款问题，他却无动于衷。现在看来，失算了，这出戏白演了。”

原来，肖纯彦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，聊起公司的难处，有个同学说，他和七维集团的马经理是熟人。在同学引荐下，肖纯彦私下里找到马经理，让他帮忙解决一下货款问题。马经理讲，其实七维集团不缺钱，对于新的供货商，魏总一贯采取拖欠策略，用货款牢牢拴住。不过，魏总这人也有弱点，那就是好面子，听不得批评。如果戳着他的痛点，有可能促使他结清货款。老吴是肖纯彦的老同学，学过表演，他被肖纯彦特意聘来，就是为了等魏总来访时，和马经理一起演一场戏给魏总看。等到魏总把钱结清，肖纯彦就以冒犯客户的理由把老吴开除，给魏总台阶下。

现在，戏演完了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肖纯彦很郁闷。这天，他正翻看晚报，见上面有一个版块，专门宣传民营企业，肖纯彦忽然有了新的主意，他吩咐秘书，联系一下负责这个版块的记者。

过了几天，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红太阳配件厂的报道，报道上讲，红太阳之所以发展势头迅猛，完全





得益于合作伙伴七维集团的大力支持。报道还配有一张照片。

报道刊出当天晚上，魏总给肖纯彦打来电话：“老肖，那晚老吴发酒疯，你们有人拍了照片？”

肖纯彦赔笑说：“我公司有个无聊的小青年，那晚用手机把全过程录了下来。”

魏总一愣：“什么，全录了下来？老肖，你搞什么名堂？”

肖纯彦忙说：“魏总，幸亏我及时发现，那小子不知哪根神经烧坏了，准备把视频发到网上去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视频拿回来了，那小子也被我开除了。还有，发酒疯的老吴，我也辞退了。我不能让这些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，是不是？”

魏总说：“你明白就好。”



当天，七维集团拖欠的货款全额到账。马经理打电话告诉肖纯彦，魏总发话了，以后严格按照合同办事，不再拖红太阳的货款。

肖纯彦心里暗暗高兴，他明白，是报纸上配发的那张照片起了作用。照片上，老吴和马经理正准备拥抱，旁边不远处，站着肖纯彦和魏总。这张照片取材于那晚老吴发酒疯的现场，正是老吴拉扯着马经理不依不饶痛骂的时刻。不过，照片角度选得好巧，看上去像是两人兴奋地正准备拥抱。

这就是肖纯彦的新计谋。抛出照片，让魏总知道那晚的争吵被录了视频。要是这段视频被好事者放到网上，老吴痛骂七维集团的那段话，会让重视声誉的七维集团蒙羞。所以，魏总知道肖纯彦手里有视频，就乖乖地付清了欠款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只要产品没有问题，和谁做生意都是做，何必撕破脸！

视频是之前老吴让财务人员悄悄录的，本来他觉得，自己演发酒疯的戏好玩，录着当搞笑视频，没想到最后歪打正着，肖纯彦用它派上了最关键的用场！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樨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小柯）





# 五分钱地主

□ 任青侠

从前，山东济宁一个村子里，有个姓曹的地主叫曹三金。曹三金家大业大，但日子过得很节俭，一个破底的茶杯，他都能用上好几年不舍得换。

那年秋天，老天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，村子变成了鱼塘，用土挑成的毛坯房被水泡得摇摇欲坠，村民们都不得不往县城逃难。这时候，曹三金犯了难：这村里肯定是住不下去了，可真要去逃难，这偌大的家业要怎么办呢？

正好县里有一家银号，看到这

边发洪水，便收购难民带不走的贵重物件，折换成白银。曹三金听说后，拉了好几辆马车整整运了三天，换了多少真金白银，老百姓们想都不敢想。可这一路上是注定不会风平浪静的，因为这年头匪患严重，大家伙儿都知道曹三金有钱，那些土匪会不知道？

就在大家猜想曹三金会用什么办法运走银子的时候，曹三金用铁皮喇叭吆喝着招收短工搬家了，每人每天管一顿大米饭。

为了这一顿大米饭，半个村子





的老少爷们都去了，最后总共留下来二十几个。

这一天，短工们被叫到大院里，曹三金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双布鞋，还一再申明，这鞋子要爱惜点穿，因为不是送给他们的，而是借的，到了地方还要还，谁要是弄丢了要赔钱的。

众人撇撇嘴，虽然心里不痛快，可有鞋总比没鞋好啊，这布鞋五分钱一双，大多数人平时都还穿不起呢。

曹三金带着二十多个短工和十几个家仆来到后院，好家伙，大马车整整凑足了二十辆，每一辆马车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，像一座座小山。

这些短工里可不缺有贼心思的，他们猜想着，曹三金的金银不可能全带在身上，这二十辆马车上肯定也藏了不少。他们贼手贼脚，想翻点啥出来，可是人多眼杂，再加上几百个箱子，几个人翻腾了一天也没找到哪怕一个铜钱。

第二天，曹家人也随着村里逃难的大部队出发了，一路上吵吵闹闹的，走走停停，眼看着脚底下的水越来越少，但是地界也越来越不太平。

到了傍晚，大部队走了一天，

又累又乏，可就在快要接近县城的时候，人们突然慌乱起来，回头一看，远处有一群人影叫嚣着逼近了，是土匪！

为首的家伙叫燕青，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土匪头目，他骑着匹高头大马，手里揣把长枪，后面跟着的其他人也都拿着长矛、大刀之类的兵器。

逃难队伍里的人一看情势不妙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前方县城跑去，县城有兵，虽然不多，但对土匪多少有点威慑力。

燕青带人吆喝着追赶人群，却也没见他轻易对谁下手，他的眼神穿过人群，死盯着曹三金。他今天就是奔着曹三金来的，曹三金手里有真金白银，这事已经传得家喻户晓了。

这时候，受了惊吓的人们推推搡搡着往县城拥，曹三金被人群又冲又挤，竟也慢慢离县城大门近了。

眼看着曹家队伍都要进城了，燕青又气又急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只听他对着一个手下怒骂道：“我要你给我抓曹三金的人，你给我捡只破布鞋有啥用！”

原来，有个小喽啰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愣是没逮着曹三金，只捡了地上的一只布鞋来复命。





· 民间故事金库 ·

“去你的破鞋！”燕青恼羞成怒，用长枪把布鞋一挑，就想往小喽啰头上砸，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只见曹三金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似的，转过身子直勾勾地望着燕青枪上的布鞋，大喊一声：“我的布鞋！”他整个人像是狗被踩到了尾巴，直直地飞了出去，向着燕青的方向狂奔。

周围的家丁、短工们都惊呆了，曹三金竟然为了一只布鞋和土匪去拼命！

燕青看到曹三金扑上来，心中一喜，轻飘飘地下马，一把就抓住了曹三金。

“曹三金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”燕青一手揪住曹三金的衣领，朝着远处曹三金的家人说道，“我燕青来这里只为求财，各位若是把手上的东西交出来，我就放了你们当家的。”

曹三金慌忙点头，见东家都同意了，短工们也乖乖地把那二十辆大马车的东西拉了回来。

燕青看着东西到手，收获颇丰，倒也说话算话，他把曹三金放下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可以走了。

曹三金却站在原地，支支吾吾地不想离开。

燕青揶揄道：“怎么，曹地主，

还想入伙啊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曹三金吞吞吐吐，似乎不好意思，不过最后还是抬起头来说道，“大当家的，能把那只布鞋还、还给我吗？我、我还能穿穿呢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不仅是土匪，就连曹家的家丁、短工们都笑了，他们看着曹三金，他光着一只脚丫子，在另一只脚背上搓来搓去，那样子真是狼狈透了。

“这个曹三金连一只五分钱的布鞋也不想丢，结果却丢掉了所有的家当。”事后，很多围观百姓都这么议论。

可又有谁晓得呢，曹三金丢了家当后，进了县城，他把二十几个短工数了个遍，一一收回了“借”给他们的布鞋。

几天后，曹家门外的垃圾堆里就又见到了这堆布鞋的影子，只是一双双鞋底都被拆开了。

后来听人说，曹三金雇短工搬家什，本就是掩人耳目，他早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换成了银票，缝到了一双双布鞋里。那二十车家当算个啥？那二十几双布鞋才是他的命呀！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：刘为民）





□ 夏克军

# 鸟告密



**琵琶**湖位于滋贺县，是日本最古老的淡水湖，也是冬季最大的候鸟栖息地，加上湛蓝的湖水、白色的沙滩和星罗棋布的岛屿，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、度假。

琵琶湖周围的许多行业被带动起来，林林总总的旅馆便是其中之一。琵琶湖畔有一家造型独特的旅馆，如同两只栖息在巢穴里的白枕鹤，这就是著名的“鹤之巢”。

一天上午，风和日丽，一对男女来到了“鹤之巢”旅馆，他们是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北岛俊男和他的妻子美子。

美子在和北岛结婚之前是《最侦探》杂志的编辑，去年，也是这

个季节，美子赶到琵琶湖“鹤之巢”，敦促北岛限期完成《鸟告密》。

《鸟告密》是北岛的一部新小说，大意是说凶手为了证明自己不在死亡现场，提供了一张身在外地的照片，但是，照片上有一只鸟儿戳破了凶手的谎言，原来那是一只迁徙鸟，在案发时的季节，它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。

这时，北岛夫妇春风满面地走进了旅馆的大堂，一名男保安殷勤地从北岛手里接过行李箱，满脸期待地打着招呼：“欢迎光临，北岛先生，您给我带来了亲笔签名的最新小说《鸟告密》吗？”

“哦，是叶村啊，我没有食言，





· 海外故事 ·

签名小说在美子手里。”北岛右手指了指身后的妻子，自己径直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。

美子从手提包里拿出《鸟告密》，递给叶村，娇嗔道：“叶村，你可真是位侦探小说迷啊，去年为了让北岛签名，你还踩坏了我的高跟鞋。”

美子这么一说，叶村想起来了，那一天，北岛和美子同时出现在“鹤之巢”大堂，叶村是侦探小说迷，他急着让北岛签名，慌乱中踩到了美子的高跟鞋。如今，美子成了北岛夫人，叶村回想起去年的糗事，尴尬地笑了起来。

办理完登记手续，女服务员雪子举着房卡，故意大声对北岛说：“您的房间在9楼912，这是去年美子小姐入住的房间。”

北岛一听，笑了。去年，他和美子分别住在9楼911和912，两人经常在一个房间里促膝长谈至深夜。雪子经常开他们的玩笑——没有结婚证，男女不得住在同一个房间。想到这些，大家又一次心知肚明地笑了起来。美子走上前去，送给了雪子一个小礼物——俄罗斯套娃，她开玩笑地说：“雪子小姐，非常感谢你今天允许我们住在同一

个房间。”

北岛让叶村把他们的东西拿到912房间，自己带着拍立得相机，和美子冲出“鹤之巢”，奔向琵琶湖。看得出来，这对坠入爱河的男女，已经急不可待地要去重温去年的浪漫之旅了。

叶村走进912房间，放下行李箱，拉开天鹅绒窗帘，透过落地窗玻璃，俯瞰着琵琶湖。

“鹤之巢”的每个房间里，都有一个三脚架望远镜，方便客人观看琵琶湖景色。这是根据叶村的提议增设的观光器材，备受客人青睐，去年还受到北岛的大力称赞，其他旅馆得知之后都纷纷效仿呢。

琵琶湖尽收眼底，万顷湖面上波光粼粼。叶村调整着三脚架上的望远镜焦距，很快就发现了北岛夫妇。他们的游艇漂浮在浅水区和深水区交界处，那里地形复杂，岛屿、暗礁星罗棋布，裂隙、峡谷纵横交错，而且水草丛生，暗流涌动。

北岛夫妇兴致正高，美子站在游艇上，双臂伸展，恰似一只振翅高飞的白枕鹤；北岛手持相机，抓拍着镜头。突然，游艇晃动起来，美子一个跟斗栽入水中，像一只折断了羽翼的鸟儿，她拼命扑腾着，水花四溅，但很快就在水面上消失





了。北岛似乎在大声疾呼，周围的游艇聚拢过去，有人纵身跃入水中，四处寻找着。

叶村不顾一切地冲到湖边，驾驶快艇赶到出事地点，但是，一切为时已晚，美子早如泥牛入海，杳无踪迹了。随后赶来的警察和蛙人也无济于事，没有找到美子的尸体。

美子的父亲千树三郎在S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，他闻讯赶来，跪在沙滩上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

夜色降临，打捞工作暂停了。大家坐在“鹤之巢”大堂里，嘴巴闭得像蛤蜊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

千树三郎渐渐安静下来，他抚摸着美子的遗物，目光定格在一张照片上，他手持放大镜，雕塑般地陷入了沉思。

叶村偷偷瞄了一眼，发现那是今天美子落水前的照片，她的头顶上盘旋着一只白枕鹤，黄绿色的嘴巴又长又直，双翼展开，如同两把精心打磨的扇面。白枕鹤与美子近在咫尺，纤毫可辨，甚至可以看到它脚环上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。

北岛长叹一声，最先打破了僵局：“我们连美子的尸体都没有找到，想不到今天拍摄的照片，竟成了亲人观瞻的最后遗像。”

千树三郎搁下放大镜，举着照片问道：“最后的遗像？如此说来，这张照片就是你今天在事故之前拍摄的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

千树三郎目光炯炯、咄咄逼人：“那么，今天溺水的女人真的是美子吗？”

“啊——”北岛突然一惊，他避开千树三郎的眼睛，抬头望着叶村，求助似的说道：“溺水的人，真的是美子啊！”

叶村说：“是啊，她记得我去年索要的北岛先生亲笔签名的新书，还记得我踩了她的高跟鞋。”

一旁的服务员雪子也证实道：“对呀，她也记得我去年和她开的玩笑，并且赠送了我喜欢的礼物，以表谢意呢。”

“可是，鸟儿不会说谎，它告诉了我真相。”千树三郎将照片推到一直没有说话的警察面前，和他小声耳语了片刻，于是，警察带走了北岛和叶村。

几天后，叶村回到了“鹤之巢”，一见面，雪子就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咦，叶村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

叶村回答说：“发现美子被害，千树三郎情绪失常，破案之后，我送他回家了。”





· 海外故事 ·

“什么，美子是被谋害的？”

“嗯，尸体已经找到了。”

原来，警察搜查了北岛的私人别墅，在花园鱼池的假山洞穴里找到了美子的尸体。据北岛交代，案发当日，他和情人洋子在花园幽会，被美子撞见，三人发生激烈争执和肢体冲突。北岛怕邻居听见，顺势将跌倒的美子按入花园鱼池的水里，美子不幸呛水死亡。美子和洋子外貌极其相像，而且洋子十分擅长化妆，于是，这一对情侣假扮夫妻重温蜜月之旅，利用去年的情景误导叶村和雪子，让大家认为洋子就是美子，然后导演了溺水案，想造成美子“落水身亡”的假象。洋子是一名蛙人，落水后潜入附近的水域，借助早就准备好的工具逃离现场。

叶村说：“洋子不仅和美子长得像，她的化妆技巧更是高明，在警察调查之前，大家都蒙在鼓里，一无所知。”

雪子有点不明白：“洋子已经骗过了我们，北岛为什么还要用美子的照片欺骗千树三郎呢？”

叶村想了想，说：“虽然两人长得像，但美子的父母还是能辨认出来的，洋子要蒙骗千树三郎，就

只能用美子去年在这里拍的照片。”

雪子随即又提出另一个疑问：“千树三郎是怎么从照片上发现北岛在撒谎的？”

“是因为那只白枕鹤的脚环。”叶村卖了个关子，将千树三郎赠送的一张报纸推到雪子面前。

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着一篇千树三郎撰写的文章——《脚环与迁徙鸟》，文章介绍了脚环的作用，它如同鸟类的身份证，字母和数字表明了迁徙鸟的原产地、种类、年龄等信息。文章还披露，今年春天，有一只来自中国的成年迁徙鸟被人猎杀，脚环就是千树三郎亲自寄给中国动物协会的。

“我明白了，北岛给千树三郎看的那张照片上的白枕鹤，就是今年春天被人猎杀的那只迁徙鸟。”雪子拍案而起，以致手边的新书《鸟告密》掉落在地。

“正是如此，那只迁徙鸟今年春天已经被人猎杀了，它怎么会出现在今天刚拍摄的照片上呢？”叶村俯身拾起《鸟告密》，将报纸夹入其中，“用自己的生命戳穿罪犯的谎言，我想，这应该是《鸟告密》的另一个版本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佐夫）





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“你在我身边，却不知道我爱你”，而是“你在我身边，却不知道我要杀了你”……

□  
任荣婷

# 爱的保险

## 1. 午夜电话

这天是高明和于娜结婚三周年纪念日。为此，高明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只不过，这顿饭没有爱意，而是充满杀机。高明已经往于娜最爱的红酒里注射了一种神经毒素，就等着妻子喝下红酒，一命呜呼。奇怪的是，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，于娜还没回家，高明不禁急躁起来。

三年前，官二代于娜嫁给了富二代高明，门当户对的两个人，花天价买了一份“爱情保险”。这份爱情保险的条约，规定了在婚姻内出现任何不可抗力因素，如重疾、入狱、意外死亡等导致两人无法共度余生的情况，则由保险公司赔付巨额赔偿金。假如出问题的一方是高明，受益人就是于娜。反之，如果出问题的是于娜，那么受益人则是高明。保险的附加条件是，感情破裂、出轨等因素无法得到赔付。

原本两人以为这保险永远派不上用场，谁知一场反腐风暴，把两家迅速打回原形。高明和于娜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也会为了钱

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发愁。钱没了，花钱的习惯还在，高明赌瘾难耐，挪用了公司账面上不少钱，年底总公司派人来结算，事情一定兜不住。于娜依旧珠光宝气，家底没了，她又吃不起苦不愿自力更生，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于娜自然而然地傍上了情人。短短三年，两人的感情天翻地覆。

眼下，高明公司结账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如果还没有钱堵住公款的窟窿，他免不了锒铛入狱。高明一旦入狱，保险会自动生效，于娜将获得一大笔赔偿金，还能找个新的男人在外面逍遥快活。一想到这里，高明就恨得牙痒痒。索性杀了于娜，伪造成意外身亡，他自己就可以独吞保险赔偿金。高明选择了一种可以迅速麻痹心脏的神经毒素，于娜本来就心脏不好，这样就算死了，也可以被认定为心脏病发。

万事俱备，于娜却迟迟没有出现，手机也关机了，难道她察觉到了什么？高明越想越心虚，越心虚越紧张，正在此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来电是个陌生号码，高明迟疑了一下，按下了接听键。话筒里传出一个低沉的男声：“你老婆被撞死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”高明心里先是一惊，接着是一阵欣

喜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理智：“你谁啊？怎么知道我手机号？你怎么知道被撞的人是我老婆？”对方没接高明的话茬，怒道：“你是不是叫高明？你老婆是不是叫于娜？我好心告诉你，你还不领情。快来江畔支路，你老婆被人撞飞了，你爱来不来！”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

假如说于娜真的死了，高明岂不是省了很多事？高明顾不上深究，抄起车钥匙就下了楼。午夜十二点，城区异常安静，高明把黑色雪佛兰开得飞快，嘴角忍不住微微上翘。等他把车拐到江畔支路的时候，心却凉了一大半：他被人耍了！江畔支路正在施工，半盏路灯都没有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高明借着车灯下车看了一圈，根本没有车祸痕迹，他又去江边转了一圈，更是人影全无。高明回拨刚才的号码，却打不通了。他怒气冲冲地回到车上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从刚上车开始就这样，恐怕是鼻炎发作了。

高明开车回到家，已是后半夜，他身心俱疲，栽在沙发里便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高明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又是一个陌生号码。“你好，是于娜家属吗？我是交警队的，于娜出了车祸，请你带上有效证件过来一趟。”又是车祸？高明火气直





往上顶：“骗子，你耍我一回不够，还要耍我第二回，你当我傻啊？”高明气得把手机一关，摔了出去。这下可好，再也不会再有骚扰电话了。这一夜，高明睡得特别沉。

## 2. 离奇失踪

第二天早晨，有个五十多岁的马警察上门来找高明，说是电话联系不上高明，只好上门找。高明来到了交警队，老马狠狠地把他教育了一番：“你怎么做人家老公的，媳妇一晚没回家，都不知道着急。有防范意识是好，但把警察当骗子，是不是有点自作聪明了。”高明不敢回嘴，却也不把老马的话当回事，只问了句：“于娜到底怎么了？”老马努努嘴：“还得等一个人，

等他来了我一起说。”

老马说的那人四十来岁，络腮胡子，名叫周海，看穿戴似乎是个有点身家的小老板。周海在高明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老马总算开口了：“昨天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，江畔支路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，造成一名女子当场死亡，另一名女子失踪。我们推测，失踪女子是被撞飞后坠入江中。肇事司机已经逃逸，我们正在全力追捕。”高明一下子想到了昨晚的那通电话，竟然真出了车祸？老马接着对周海说道：“周先生节哀，如果没有异议，请在这签字。”说着，又转头对高明说：“高先生，我们在江畔找到这只高跟鞋和女士包，包里有于娜身份证。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已经派人向下游寻找，

但水流湍急，她很可能……”高明心中禁不住欢呼起来：于娜死定了！表面却不敢声张：“请你们尽力寻找，有消息通知我。”

老马斜眼看了看高明：“好，请你也在这里签

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个字。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……”老马话没说完，高明鼻子一痒，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：“对不起，你想问我什么？”老马迟疑了一下，把笔递了过去：“没事，签字吧。”这时，一旁的周海递给了老马一张名片：“如果抓到那个司机，请第一时间告诉我！”高明扫了一眼，名片上写着“祥瑞汽配城总经理，周海”的字样。听周海这么一说，高明才反应过来，还有个逃逸的肇事司机呢，难道昨晚打匿名电话的是肇事司机？高明转念一想，保险赔偿金没到手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，便也假惺惺地说道：“也一定通知我。”

出了交警队，高明直奔保险公司。那份“爱情保险”的投保价格贵得离谱，但它的赔付条款也十分特殊。接待他的保险员当即表示，像于娜车祸失踪这种情况符合保险条款，如果一个月内未找到失踪者，便可马上启动赔付程序。高明乐得头晕目眩，保险员却话锋一转：“但是高先生，保险受益人不是您。”高明被劈头泼了盆冷水：“不可能！除了我不会有别人！”

“我们的信息没有错，于娜小姐在三个月前更改了受益人。对不起。”保险员有点尴尬，高明却一

拍桌子：“谁是受益人？”保险员刚想说保密，高明却疯了一样，一把夺过保单，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：“周海”。高明呆住了，这个周海一定是于娜的情夫！不就是在交警队碰上的那个男人吗？

高明越想越不对劲，他不甘心本属于自己的赔偿金被人夺走，于是决定跟踪周海，看看能不能抓到什么蛛丝马迹。一连三天，周海都是朝九晚五，越是规律，高明越觉得有问题。这天，高明早上出门，发现周海只在汽配城停留了一会儿，就开车往城郊的方向去了。高明不敢跟太近怕被周海发觉，直到对方下了高速拐进一扇大门后，才慢慢跟上。没想到大门里竟是一片开阔地，到处都是垒起的破损汽车，高明兴奋起来，这是回收报废汽车的地方！

周海的车停在院子西南角，那个位置周围没有其他掩体，高明只能藏到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，等周海离开后才敢上前查看。西南角停着一辆黑色雪佛兰，和自己平时开的那部一样。不同的是，这辆黑色雪佛兰的车前风挡已经破了，还带着斑斑血迹，保险杠严重变形，车漆仍然很新，积灰少，看来刚被拖来不久。高明此时已心中有数，拿





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乐呵呵地离开了。

高明觉得周海这人比自己狠毒多了，杀了于娜不说，顺手连自己老婆也给干掉了。高明已经盘算好，要真是周海干的，他必须从周海的嘴里抠回来一半肉。正想着怎么跟周海摊牌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家楼下。“马警官？有消息了？”高明原本就在想见不得光的事，忽然见到警察，心里难免有点慌。

老马笑着说：“别叫我警官了，我们见面那天是我最后一天当值，我已经光荣退休了。我就是挺遗憾，退休前还碰上个案子没破。这次的肇事司机太狡猾，好像踩好点似的，走的全是市区的施工路段，没有一

个探头拍到肇事车辆。不过你放心，不是有句话么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。”

高明只好敷衍着点头。老马绕了一圈，说到了重点：“我那天去你家，看见一桌子菜都没动，你是在等媳妇回家吃饭？”高明神经立刻紧绷起来：“啊，是，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”老马眼睛放光：“你既然在等她，她又一夜没回家，那你怎么不着急，在家睡大觉？”

高明总不能承认自己杀人未遂吧？惊慌之下，只好把那晚接到匿名电话的事拿出来搪塞。老马一听，立刻发火了：“这么重要的情况你当时怎么不说！”高明小声说道：“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我去现场看了，那时候真没发生车祸。”老马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：“你呀！那个电话号码你抄给我。”老马走时把高明一顿数落，见老马走远，高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高明把心一横，事不宜迟，还有一个半月，总公司的结算小组就要来了，他要立

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刻跟周海摊牌，赶在东窗事发之前拿到赔偿金。

### 3. 迷雾重重

周海似乎对高明的出现没什么意外，两人约在了祥瑞汽配城旁边的茶庄。

“我想我们一面之缘，也没什么好聊的吧？”周海端着茶盏嘬了一口，完全没把高明放在眼里。高明刚跷起二郎腿准备端架子，却一连串打了好几个喷嚏，顿觉有些狼狈。高明揉揉鼻子，拿出手机，把自己拍到的黑色雪佛兰照片展示给周海，开口道：“你跟于娜是什么关系，我很清楚。我也知道她把保险受益人改成了你。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你就是开着这辆车，撞死了你老婆还有于娜。不过，你没想到被我发现了把？不想坐牢，就给我五百万封口费。”周海放下茶盏，起身正了正衣襟：“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如果你有破案线索就去告诉警察。你这敲诈的手段真不怎么高明。”说罢，周海就要走，高明见没有震住对方，心里又羞又恼，硬扯着周海不让他走，周海冷冷一笑：“你再不松手我报警了。”高明怕了，

眼睁睁地看着周海走了。

这时高明鼻子一痒，又打了好几个喷嚏。他一低头，看到地上有张卡片，是家租车行的名片。看来，这是刚才拉扯时从周海口袋里掉落的。高明一下子兴奋起来：周海再傻也不会用自己的车去撞于娜，肯定是租了车啊！租车行应该都有监控，要是他拿到周海租车的视频，看周海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高明心中又燃起了希望，他依着卡片上的地址找到了租车行。高明编了个瞎话：“我那天过来租车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被偷了，我就想看看监控到底是谁干的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你们。”高明边说边掏给老板五百块钱。老板想，监控三个月一清空，还不如废物利用，把这监控卖了呢，于是把近三个月的监控视频全拷给了高明。

回到家，高明连喝几杯咖啡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，整整看了一宿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眼见天光大亮，高明早就哈欠连天。忽然，视频里出现了一个人，让他一激灵醒了过来。视频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啊！高明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又把视频倒回去重看了好几次，那人的裤子、鞋子、黄绿色外套，甚至连帽子口罩都是自己的。高明立





马冲进卧室翻箱倒柜，这才发现，视频里出现的衣服都不见了。高明越想越觉得惊悚，这时，门铃响了，高明一开门，扑过来两个黑影，高明急呼救命，对方却拍拍他的脑袋：“别叫了，看清楚，我们是警察。”

银色警徽闪得高明头晕眼花，他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一到问讯室警察就说道：“说吧，你是怎么伪造这起交通事故的？”高明委屈地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警察却一拍桌子：“还狡辩！我们已经排查走访了周边所有的废车处理厂，找到了肇事车辆。在找到的黑色雪佛兰里提取到了你的指纹。另外，我们还知道你妻子于娜投保过巨额保险。”高明赶紧插嘴：“但受益人不是我！是周海，他跟于娜有不正当关系，就是他为了骗保杀的人，跟我没关系！”

“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周海确实也有嫌疑，但肇事车辆里没有他的指纹。另外，他已经承认了他和于娜的关系，并认为自己的老婆和于娜一起被撞，很可能是他老婆约于娜出去谈判，不幸被牵连了。”警察的话让高明火冒三丈：“我为什么要杀于娜，让周海占便宜？”警察冷笑一声：“骗保是你的作案动机，但你没想到受益

人更改了。我们在黑色雪佛兰后备厢里发现了你的衣物，而且租车行的监控就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”

高明早就听得两眼发黑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，为什么车里会有他的指纹？为什么租车行的监控里会有他的身影？为什么自己的衣服跑到了肇事车的后备厢？难道是他朝思暮想地想杀于娜，结果精神分裂，在梦游中做了这些事？高明一夜没睡，又遭遇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急火攻心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## 4. 转机显现

再醒来，高明已经在医院了。意外的是，床边坐着一个熟人，正是老马。“听说这案子转到刑侦了，我就打听了一下，没想到你这人胆子还不小啊。”高明一听，急着辩白，可嘴巴张了半天，只干巴巴地说了句：“真不是我干的。”

老马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：“你上次说的那个号码我查了，是网络虚拟电话，查不出什么，但这说明了个问题……”高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什么问题？能证明我的清白？”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老马看着笔记本上自己画的歪歪扭扭的关系图，说道：“这事有几个疑点，这个电话是其中之一。另外，肇事车辆和你自己的车一样，都是黑色雪佛兰。假如真是你租车作案，不太可能租一辆和自己一样的车。不过，这都不足以为你洗脱嫌疑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高明哪敢再隐瞒，把自己想要谋杀于娜骗保，跟踪敲诈周海的事，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。老马皱着眉头，许久才说道：“走吧，让我看看你那瓶毒酒，否则怎么相信你？”高明愣了一下：“我……可以走吗？”老马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我已经为你办了取保候审，我能想到的疑点，办案的同志们也都想到了，只要你说实话，会弄清真相的。”

高明跟老马也就见过两次，这种时刻老马肯帮他，让他感动得眼眶发红，不知说什么好。“你可别高兴太早，现在的证据对你太不利了，如果没有新的进展，不排除以现有证据立案的可能。”老马神情严肃，看起来不是吓唬高明。高明赶紧从床上弹起，让老马跟自己回家。路上，经过一家卖香水的商铺时，高明又一次打起了喷嚏，这喷嚏倒是把高明打醒了。

店员见高明停下了脚步，介绍道：“先生，这款古龙水十分适合男士，它萃取了一种天然植物的成分，拥有独特的味道。”高明瞬间像通了电一样，激动地拉住老马：“我知道了！那天我接完电话出去，开的雪佛兰不是我自己的车，而是周海租来的那辆，所以车里会有我的指纹。我把车开回来后，他又开着车杀了自己的老婆。于娜说是失踪，应该是躲起来了！那天我一上车，就不停地打喷嚏，后来两次见到周海，我也都有过敏表现，他身上的味道就是这种古龙水。”老马







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这样看，很多事就串起来了。周海的身形本就与你相当，换上你的衣服去租车完全有可能。看来，你捡到那张租车行的卡片，还有去废旧车场，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可一直被周海牵着鼻子走啊！”

高明连连称是，老马却给他浇了盆冷水：“虽然从逻辑上说得通，但是这不能成为证据。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人。”高明赶紧问：“谁？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”老马满脸严肃：“于娜。没有她，周海换不了车钥匙，也拿不到那些衣服。你媳妇的算计能力可比你高明多了。”听到这里，高明又恨又惭愧，感叹道：“这么大的城市，找个藏起来的人太难了。”

老马叹了口气：“你还真不动脑啊。她没了身份证，肯定不能住旅店宾馆，周海那么多房产，哪还不能金屋藏娇呢？”高明一拍脑袋：“对！我真是太笨了。”

## 5. 保险奏效

高明这两天一直在监视周海，老马则托熟人去拿周海所有房产的信息，高明本来没抱啥希望，可是他小瞧了老马，这才两天的工

夫，信息就到手了。老马跑来告诉高明：“一共五处，有楼房有平房，分散在不同的城区里。”高明拿过来一看还真是，他汇报道：“这几天周海没啥情况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。就昨天去洗了次车。”老马眉头一皱：“洗车？那我们不用费事乱跑了。城郊的这处平房最有可能。”高明觉得奇怪，洗车跟这事有关系？老马点拨道：“多看看天气预报，一周内只有城郊下了两次隔道雨。”

那处平房在城乡接合部，等高明他们赶到时，大门紧锁，从外面看，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。老马却胸有成竹地让高明报警：“这锁上面的灰被擦掉了，于娜十有八九就在里面。”高明趁老马不备翻墙进了院子，高明想当面问问于娜，她是怎么一步步算计自己的。老马没拦住，只好也跟着翻了进去。俩人一进院子，屋里就传来了女人呼救的声音。高明砸开门锁，里面的人正是于娜。

夫妻见面分外眼红，互相破口大骂，老马调停了好半天才让二人冷静下来。老马怕两人又掐起来，索性岔开话题：“刚才是你喊救命吧？看来你跟周海闹掰了？”于娜恨恨地说：“周海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·

我们本来商量好，杀了周海老婆，然后嫁祸给高明。等高明一坐牢，他那份保险就会生效，那时我再出现领取那份赔偿金。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想到周海用各种理由把你关在这里，你立刻想到周海其实早就有两手准备。计划顺利，你们俩就拿着高明的保险赔偿金远走高飞；计划不顺利，周海就把你杀了，他拿着你的赔偿金自己逍遥快活。”老马的话全都说到了点子上，惹得于娜又是一阵毒骂。

一旁的高明早就听得后背发凉，心想，他们仨真是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，最可悲的是，他自己还是食物链最底端的那只蝉。想到这，高明未免有几分看开了，没了之前的火气，说道：“我有件事不明白，家里的车是咱俩共用，你之前要换走车钥匙并不难。可那天晚上我开着周海准备的雪佛兰回了家，按说第二天我开自己的车时，会发现车钥匙有问题啊？”于娜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你开车走后我就回家了，一直到你回家，等你睡着了才悄悄换回了钥匙离开。”

老马已经报了警，他忍不住插嘴道：“越是自认为逻辑缜密的犯

罪，越容易被抓住破绽，人啊，都是自作聪明。”高明不愿意再和于娜共处一室，索性出了屋子，跟老马一起等警察来。高明已经想好了，该向警察承认的就承认，该他承担的就承担，这几天真是太累了。于娜被关了好几天，也想出门透透气，她刚站到马路上，一辆黑色奥迪便急驶而来，把于娜撞飞了出去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老马和高明都吓傻了，那黑色奥迪倒了回去，冲向老马和高明。“是周海！”高明大吼一声，拽着老马跑进了院内，幸亏院墙垒得结实，奥迪撞毁了墙，周海一头撞上了方向盘，再也起不来了。远处，警笛声渐近……

三个月后，高明因挪用公款被处以有期徒刑八年。有意思的是，高明坐牢后，保险赔偿金应该归于娜，可于娜那天被周海撞死了，这笔赔偿金成了于娜的遗产。由于周海也已死亡，高明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，又继承了这笔钱。正是因为这笔钱，高明才返还了挪用的公款，得到了酌情轻判。现在，高明不担心这八年的日子难熬，至少对他来说，监狱生活比起之前互相算计的日子，要保险多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樨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

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然而早年间官场中竟有一种令人发指的陋俗，官匪勾结，让无辜之人入狱顶罪，俗称“宰白鸭”……



# 白鸭 宰不得

□ 徐嘉青

这天，他背着一篓鸭蛋和两只肥硕的白鸭到集市上去卖，鸭蛋很快就卖光了，可一直快到天黑，还有一只白鸭没有卖出去。正当他打算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，天忽然变了，紧接着就下起雨来。

恰好集市旁边有个小旅店，刘敬廉连忙抱着白鸭到了里面。一进门，不留神与一人撞了个满怀，刘敬廉抬头一看，不觉愣住了，眼前的这人跟自己长得极像，如果不是穿着打扮不一样，肯定会有很多人认错。

刘敬廉连忙道歉，那人见到刘敬廉，也好像吃了一惊，过了片刻才拱手道：“不打紧。”说完，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刘敬廉，半天才

## 1. 偶遇

早年的时候，在豫北的黄池县境内，有个叫小麻寺的村子。村子南边不远，有一处水荡，据说这个水荡下面连通着黄河，一百多年来不曾干过。有山靠山，有水吃水，村子里不少人在水荡里养鸭子，每天一大早，就能听到水荡里到处响起“嘎嘎”的叫声。

小麻寺村里有个年轻人叫刘敬廉，他长得文质彬彬，模样周正。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·

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我真是有缘，没想到世上会有与我如此相像之人！兄弟要是不嫌弃，坐到一块儿喝两杯如何？”

刘敬廉说：“那怎好叨扰？何况我手里还有它。”

那人看了看刘敬廉手中的白鸭，一笑说：“无妨，店家，把这位兄弟手中的这只白鸭宰了，炖道汤。”接着他回过头，冲着刘敬廉说：“这白鸭多少钱，我付给你！”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刘敬廉不好再推托。店家走了过来，接过他手中的白鸭，岂料白鸭猛地一挣扎，捆着双脚的草绳竟断裂开来，它“嘎嘎”叫着，从店家手中跳到地上，摇摆着肥硕的身子飞快地跑出屋子，一头扎进雨中。

店家刚要出去追赶，那人叫住他说：“慢着慢着，不就是一只鸭子嘛，不必追了。兄弟，这是纹银半两，够吗？”

刘敬廉慌忙说道：“够了够了，让兄长见笑了。”

那人硬把银子塞到刘敬廉怀里，然后拉着他坐到桌旁，给他倒了杯酒，两人边吃边聊。那人说自己叫孙东泽，是个买卖人，平日里天南海北地跑，钱虽说没挣多少，

朋友倒是交了不少。

聊了一会儿，天已黑了下来，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，刘敬廉不免担忧起来，因为他家距此有十好几里地，要是一直下雨的话，就回不了家了。孙东泽看他忧心忡忡的模样，就问他有什么心事。刘敬廉把事情说了，孙东泽一听，马上说道：“旅店里有的是住处，你只管住下就是，你放心，费用我全包了。”

看着孙东泽一脸真诚，刘敬廉盛情难却，心中很是感激。吃喝已毕，他就跟随着孙东泽去了客房。

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孙东泽把蜡烛点上，跟刘敬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刘敬廉的眼皮直打架，孙东泽的谈兴却依然浓厚。忽然他一拍脑袋，跳起来说道：“糟糕，我刚想起一件事——来这里的时候我路过一座庙，就进去歇息了一会儿，临走的时候却把一件行李落在那儿了，现在才想起来。外面黑灯瞎火的，一个人去怪害怕的，兄弟，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呢？”

刘敬廉无端受了人家这么多恩惠，心里正过意不去，也没有多想，就点头同意了。

这时雨已经停了，孙东泽走在前面，刘敬廉跟在后面，到了地方，孙东泽走进寺庙的大殿，借着微弱





的星光看了看，欢喜地说：“兄弟，这不是我落下的东西吗？都还在这儿呢！”说完，他把包裹拿在手里，掸了掸上面的土，转身刚要走，忽然捂着肚子叫起来：“兄弟，你先帮我把东西拿着，我肚子疼，上趟茅厕。”

孙东泽把包裹塞到刘敬廉的怀里，匆匆忙忙向庙后跑去。刘敬廉拎着包裹，站在庙前的廊檐下等着。等了大半天，也没见孙东泽回来，刘敬廉有点着急，就向庙后一边走一边呼唤。可喊了好几声，也没人答应，到了庙后一看，空无一

人，哪里还有孙东泽的影子？

刘敬廉没法子，只好拎着包裹回到旅店。店家看到刘敬廉，告诉他说，孙东泽刚才回来了，他说自己有急事先走了，临走前嘱咐说房钱已经交了，让刘敬廉安心住下。刘敬廉听了，只得一个人回到屋里。他打开孙东泽落下的包裹一看，里面是几件平常衣物，也就没太在意。

## 2. 遭祸

第二天一大早，刘敬廉离开旅店，径直回家。到家后，刘敬廉把昨天的事情跟父亲刘长山讲了一遍。刘长山听完，说：“这人是个厚道人，他出了买鸭的钱，却没有得到鸭子，这便宜咱不能占。”

刘敬廉说：“爹，白鸭自己跑掉了。”

刘长山一笑说：“没，这家伙识路，自个儿跑回家了。”

刘敬廉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那白鸭就在不远处一摇一摆地走着，时不时还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。按照刘长山的意思，要把白鸭抓住，给孙东泽送去，刘敬廉说：“他还有个包裹落在我这呢，按理该和白鸭一起送去，可是

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 ·

他走得匆忙，不知该去哪里找他呀！”听了这话，刘长山只得作罢。

几天后，刘敬廉和往常一样，吃过早饭就赶着鸭群去水荡。等鸭子吃饱喝足，他又把鸭群赶回家去。回到家里，父亲刘长山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听人说咱县出大事了。”

刘敬廉问：“啥大事？”

刘长山说：“黄员外家遭强盗抢了，家里死了好几口人。”

听到这话，刘敬廉吃惊不小，黄员外在黄池县赫赫有名，他家财万贯，为人厚道，名声很是不错，谁料竟遭此横祸。

刘敬廉忙问：“强盗抓住了吗？”

刘长山说：“听说刚刚抓住。”

父子俩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响起了“砰砰”的敲门声。父子俩来到屋外，打开院门一看，不觉愣住了，门外站着好几个衙役。领头的衙役看到刘敬廉后，打开手中的一幅画卷，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他半天，旁边几个衙役也凑过来看，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领头的衙役说：“盗首就是他，前去绑了！”

话音一落，几个衙役“呼啦”

向前一拥，当即就用绳子把刘敬廉绑了个结结实实。刘敬廉一边挣扎一边问：“各位老爷，我刘敬廉犯了啥王法，你们这样待我？”

领头的衙役冷笑道：“自己犯了啥事还不知道吗？一会儿到了衙门你就不这样问了。”接着他一挥手，“进屋给我搜！”

几个衙役冲进屋里，很快就拿着一个包裹出来，正是孙东泽落在庙里、被刘敬廉带回来的那个。刘长山扑上来想拉住儿子，一个衙役飞起一脚，把他踢翻在地，他趴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衙役们把儿子带走了。

刘长山以为是衙役抓错了人，忙简单收拾了东西，赶往县城探听消息。到了县城，他问了好些人，也没人告诉他刘敬廉究竟被关在哪里，最后有位好心人给他指了条路，说送点银子给衙役，兴许能得到消息，他这才打听到一位姓姜的衙役的住处。见了面之后，刘长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子，递了过去。这个姓姜的衙役正是县里的捕头，那天就是他带人去捉的刘敬廉。收下银子，姜捕头的态度好多了，刘长山询问儿子的下落，不料姜捕头却摇晃着脑袋反问：“你说的刘敬廉是什么人？”





### 3. 诬陷

刘长山着急道：“就是那天你们从我家里抓走的年轻人啊！”

姜捕头慢悠悠地说：“他怎么是刘敬廉，分明是盗首孙东泽！他领着一伙歹人抢劫了黄员外的家，还杀了好几口人，实属罪大恶极，现已押入大牢，单等县太爷上报的文书下来后问斩呢！”

刘长山连忙辩解：“他是我的儿子刘敬廉，根本不是盗首，你们一定抓错人了。”

姜捕头把眼一瞪说：“抓错人了？要是抓错人，他为何承认自己就是孙东泽呢？快点走吧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。”

刘长山觉得天都快塌了，一向奉公守法的儿子，怎么会变成了盗首呢？这里面肯定有冤屈！

从姜捕头家出来，刘长山有心去县衙击鼓喊冤，可再一想，自己一介草民，无钱无势，去告状肯定不会有好结果。刘长山头脑还算灵活，他想了个主意，打算在开刀问斩那一天，在刑场替儿子喊冤。

一个月后，从县衙传出消息，抢劫黄员外家的众案犯将在两天之后问斩。

到了那天，刘长山早早就来到了刑场，找了个最靠前的位置，单等着儿子出现。过了不久，只见人群往两边一分，空出了一条道路，一众衙役押着几辆囚车穿过人群，第一辆囚车内正是刘敬廉。刘长山一看，儿子披头散发，伤痕累累，

衣服上有个大大的“囚”字，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酸痛。

到了刑场，衙役打开囚车，把一众犯人挨个提出来，反绑好双手，命他们跪在地上。刘长山知道不能再等了，就向刑场里冲去，一边冲一边高声喊道：“儿啊，

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·

你怎么会是盗首？有冤屈要喊出来呀！”

他的喊声被很多人听到了，刘敬廉抬起头，一看是父亲，眼泪当即流了下来，他也高声喊道：“冤枉啊，我不是盗首孙东泽，我是小麻寺的刘敬廉！我是在狱中被屈打成招的！”

原来，刘敬廉那天到了公堂上后，黄池县令莫宗江一拍惊堂木，说：“下跪的可是盗首孙东泽？”

刘敬廉连忙否认，莫宗江却说：“在你家中搜出的衣物，与黄员外家人看到的盗首所穿衣物相同，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！来呀，带其他案犯上来，跟他对质！”

被押进来的几个人看了一眼刘敬廉，纷纷惊讶地问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也被抓了？”

莫宗江问那几个人：“他可是你们的头头孙东泽？”

几个人说：“是的，太爷。”

莫宗江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怒道：“你还有何话说？来呀，大刑伺候！”

刘敬廉熬不过大刑，只得屈打成招。他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今天一到刑场，听到父亲刘长山的喊声，他心中的愤慨一下子被激了起来，这才喊了冤。

犯人当众翻供喊冤，这下刑场上可乱了套，百姓们议论纷纷。作为监斩官的莫宗江一看，知道如果执意开刀问斩，定然会激起民愤，自己的官位也可能不保，于是他说道：“犯人喊冤，此案或有不实之处，本县将择日重新审理。来呀，将犯人押回！”

刘敬廉被重新带到大堂上，刘长山也被带了过去，不少围观的百姓也跟了过去，聚在公堂外面，伸长脖子往里面看稀罕。

莫宗江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厉声问刘敬廉：“你说你不是盗首孙东泽，可有证据？”

刘敬廉望了一眼刘长山，指着他说：“这是我父亲刘长山，他可以证明我是他儿子刘敬廉！”

莫宗江“嘿嘿”一乐说：“他说是你父亲，他就是了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。”他又冲着刘长山说：“刘长山，你怎么证明他就是你儿子？”

刘长山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、这……他就是我儿子，邻居们都知道呀，还要啥证明？”

莫宗江变色道：“刘长山，如果你和邻居们得了盗首的好处，故意作伪证呢？拿不出切实的证据，别说本官不信，就是你告到府里省里，上官也是万万不信的。听好了，





本官限你三日时间，若能够拿出证据来则罢了，若拿不出来，就连你一同治罪！”

## 4. 毒计

刘长山失魂落魄地走出公堂，正在郁闷之时，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刘长山，留步。”

刘长山回过头一看，叫自己的竟是姜捕头，他忙问道：“姜捕头，您有事吗？”

姜捕头压低声音说：“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”

姜捕头领着刘长山去了一家偏僻的茶馆，先要了两杯茶，这才说：“要说你这事也真够蹊跷的，我私下说一句，做父亲的怎么就不能证明那是儿子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县太爷也没错，此案事关重大，没有证据，光凭一句话，还真不能贸然下结论。你想到证明的法子了吗？”

刘长山叹了口气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我一介草民，哪里去找什么证据呀？”

姜捕头说：“我看你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，看在你救子的一片真心上，我这里倒有个法子，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试？”

刘长山一听，眼睛立刻亮了起

来，说：“只要能救儿子，啥法子我都愿意一试！”

姜捕头就把自己的法子说了出来。

姜捕头说，自己办案多年，有一回，府里派来一名仵作协助他办一个案子。这名仵作在闲谈中告诉他一个验证亲子关系的法子，那就是把一人的血滴在另一人的骨头上，如果两人之间确有亲子关系，血就能融入骨头之中，反之则会顺着骨头流下来，无法融入。

姜捕头说：“这个法子，既可以用父亲的血滴在儿子的骨头上，也可以用儿子的血滴在父亲的骨头上，只不过那骨头要埋在土中三年以上。”

听到这话，刘长山的眼神黯淡下来，说：“骨头要埋在土中三年才有用，我就是现在去死，也来不及了……”说完，刘长山站起身来，打算要走，姜捕头却叫住了他：“慢着慢着，我还没把话说完呢！骨头如果不能埋在土中三年，用火烧也行，一火顶三年。”

刘长山听了，低下头半晌无言。最后，他长叹一声，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舍一命去救儿子吧！”

第二天，县里传出消息，刘长





山因作伪证在一处空地上畏罪自焚而死。

## 5. 验亲

这日，莫宗江重新升堂问案，县衙门前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百姓，刘敬廉又被带到了公堂之上。

莫宗江冲着下面问道：“本官限定的三日时间已到，那个刑场喊冤、自称盗首父亲的刘长山可曾到公堂上来？”

话音刚落，旁边有衙役叩首禀道：“启禀太爷，刘长山两日前已自焚身亡，据说他是因为作了伪证，害怕事情败露才畏罪自尽的。”

莫宗江“哦”了一声：“竟有这样的事？遗骨你们可曾处理？”

衙役回禀说：“遗骨就在外面，我们已经贴出告示，通知刘长山的家人来处理。”

莫宗江点头叹道：“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刘长山啊刘长山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”说完，他冲着刘敬廉道：“盗首孙东泽，作伪证之人已经畏罪自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

讲？”

此时刘敬廉早已哭成了泪人，现在听莫宗江问话，他擦了一把眼泪说：“老爷，家父昨夜托梦给小人，他说有高人教给他一个验亲的法子，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，只要把我的血滴一滴在他的遗骨上，血液就会迅速融入遗骨；如果不是他的儿子，血滴会从骨头上直接滑落。小人恳请老爷当堂一试！”

莫宗江一听，不由得暗自发笑，说：“这个法子倒新鲜，本官有好生之德，就准许你一试。”

说完，莫宗江命人从外面拿来一根刘长山的遗骨，把上面的黑迹清洗干净后，盛放到一个光洁的大盘子上，端到了刘敬廉的面前。

刘敬廉看着父亲的遗骨，不由







得泪水涟涟，说：“爹，希望您老人家保佑儿子，滴血验亲成功。”

一名衙役走了过来，用针在刘敬廉的手指上扎了一下，一颗豆大的血珠出现在了指尖，然后衙役把刘敬廉的手向下一按，那滴血就滴落在遗骨上。大堂下，围观的百姓们屏住呼吸看着，生怕错过了。

只见那滴血落在遗骨上后，并没有像水珠那样向下滑落，而是像朵花一样铺展开来，转眼间就被遗骨吸了个干干净净。

一旁的衙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愣了片刻才对莫宗江说：“禀告太爷，血、血被骨头吸收了。”

莫宗江刚才也在屏息凝神地看着，听衙役一说，当即惊叫道：“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”

堂下的众百姓发出了一片惊叹声，接着议论纷纷，都说此事定有冤情，这是老天爷给出的警示！

莫宗江头上见了汗，他呆了半晌才说：“先把嫌犯带下去，择日重审。”

## 6.真相

莫宗江没有机会再重审这个案子，因为中间有了这么多波折，众百姓口耳相传，这案子引起了朝廷

的重视，朝廷派来一位名叫于泽来的刑部官员，负责复查此事。

这于泽来性格耿直，做事认真，很快就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，孙东泽带着一伙匪徒抢劫了黄员外家后，与众匪徒分头逃窜，途中邂逅了刘敬廉。孙东泽见刘敬廉与自己长得极为相像，心生一计。他刻意与刘敬廉结交，想法子把装有自己的衣物的包裹留在刘敬廉那里，以便日后事发，好给自己留个“替身”。

果然几日后，一个劫匪被巡逻的衙役捕获，很快就招供了，孙东泽和其他同伙纷纷落网。孙东泽寻着机会，悄悄地问姜捕头：“捕头老爷，您愿不愿意发财升官？”

姜捕头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孙东泽说：“我想找只‘白鸭’做替身，如果您能从中维护，我愿意把多年积攒下来的财产拱手相送。这样一来，您既能发一笔大财，又能因为办案得力获得升迁。”

起初姜捕头还有所顾忌，后来他听说刘敬廉跟孙东泽本人长得极像，充当“白鸭”极为合适，不会被人看破；又听说刘敬廉已经拿了孙东泽扔掉的包裹，物证齐全，这才动了心。





· 中篇故事（精编版）·

姜捕头不敢独吞财物，将此事禀告了知县莫宗江。莫宗江一听孙东泽愿意献上全部财产，那可是一笔巨款啊，当即动了心，命姜捕头带人赶往小麻寺村抓走了刘敬廉，并对其施以酷刑，最后屈打成招。谁知道刘长山救子心切，在刑场上当众喊冤，闹得尽人皆知。

为了除去隐患，莫宗江经过深思熟虑，想了个法子。他让姜捕头假意去帮助刘长山，告诉他滴血验亲的法子。这法子是莫宗江在一本古书上看到的，他觉得这个法子玄乎得很，多半是古人杜撰的。刘长山听后果然信以为真，就在一片空地上自焚而死。

莫宗江得知刘长山已死，松了一口气。不料刘敬廉竟然梦到了亡父，还在梦里得知了滴血验亲的法子。

刘敬廉提出当场一试，莫宗江想着这个法子不过是古人臆想的，就同意了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……

此时莫宗江已骑虎难下，事情传开去，引起了朝廷的重视，派来刑部官员于泽来，最终真相大白。

真正的盗首孙东泽缉拿归案后被凌迟处死，莫宗江被革职查办流

放边疆，姜捕头同样被流放，其他参与的人，都遭到了处罚。无辜含冤的刘敬廉被无罪释放。

刘敬廉带着父亲刘长山的遗骨回了家，多日未曾回家，院子里已经凌乱不堪。忽然，他听到“嘎嘎”的叫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群鸭子正朝他走来，领头的是一只肥硕的白鸭，正是之前从刀口逃走的那只。目睹此景，刘敬廉不由得潸然泪下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吕 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### 2018年1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神秘之处是电梯。这是一组双层电梯，上下两个电梯内部装饰完全一样，一个长宽高各两米的铁箱在放进电梯后，里面肯定不能再站其他人，现场观众必须要走楼梯或乘另一部电梯。当电梯到达底楼时，出现的铁箱其实是没有魔术师的另一个箱子。两星期后，再采取相同办法将两个铁箱掉包，表演就完成了。魔术师的助手为了除掉他，故意没有更换铁箱，把装有魔术师的铁箱直接埋到了地下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图形E。其余图形都能折叠成立方体。唯独图形E不行。





故事会微信号: story63,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, 参与互动!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 楼梯中间的脚步

玛丽的父亲因涉嫌杀人被逮捕了。死者是金融大佬杰克, 被发现死在一艘停泊在岸边的帆船上, 当时杰克正躺在床上看书, 被人一枪毙命。床头立着一根蜡烛, 顶部燃烧的地方呈倾斜状, 应是凶手逃跑时弄灭了。舱口楼梯上留有带血的鞋印, 鞋印被确认是玛丽父亲的。玛丽找到夏洛克, 请求他为父亲辩护。当天玛丽父亲去还钱, 到达时发现杰克死了, 因为害怕, 慌乱中不小心踩上了尸体的血。

这时正值退潮, 帆船搁浅在沙滩上。夏洛克请示了警署, 和玛丽一起又去查看了现场。

船舱内的尸体已被处理, 蜡烛原样立在床头。帆船倾斜约 15 度, 夏洛克叉开了两脚才站立住, 他看看四周, 问玛丽: “你父亲来船上时, 是涨潮, 船是浮起来的吧?”

玛丽很惊讶: “是, 父亲是这么说的。您是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楼梯上的脚印, 是在正中间。假如船搁浅倾斜, 人是无法在楼梯中间走的, 因为脚会滑到倾斜的一边, 只能在楼梯的一侧走。”

“所以……这样能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吗?”

“当然。因为受害人是在退潮时被杀的。当时船被搁浅, 和现在一样倾斜着。”  
你知道夏洛克是怎么推理的吗?

### 超级视觉

这是一幅有双重含义的画作: 这样看, 是猎人站在浅滩中, 举起猎枪对着逃走的天鹅。当你把画颠倒过来, 又会看见什么呢?



### 疯狂QA

已知  $2+2=$  鱼,  $3+3=$  八, 那么  $7+7=?$

A. 三角形 B. 圆形 C. 马 D. 鹿

### 想知道答案吗?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
2. 登录 <http://t.cn/RYcBVPv>。

3. 购买 2018 年 2 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, 与您不见不散! 上期答案见本期 P80。







# 种小羊

刘建平



从前，在塞北的一个山村里，有一个叫土娃的穷苦孩子，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只母羊。

这天，土娃打草回来，发现母羊不见了。他找呀找，找到村边小树林旁，听见里面闹闹哄哄的，他进去一看，财主田五带着一帮人，正围着一堆篝火吃烤羊。旁边扔着一张羊皮，羊皮上是土娃亲手绑上去的一绺一绺的红布条。

土娃气得不行，冲到田五跟前，大声说：“你为什么偷我的羊？”

田五扭头一看是土娃，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“我家有的是羊，凭什么说我偷吃你家的羊？”

土娃反驳道：“这地方羊绑红布条的没有第二家，不是我家的是谁家的？你赔我羊！”说着，他哭了起来。

田五看赖不过，干脆一拉脸，说：“羊是我吃的，你能怎样？”

说完，田五一把推开土娃，他的佣人也起来给了土娃几脚，一帮人骂骂咧咧扬长而去。

土娃含着泪，从灰里头扒拉出一堆羊骨头，把比较完整的骨头一根根拣出来，用衣服包好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放声大哭。

刚走到大路上，土娃碰到一个人的怀里。对方问：“娃儿，你为





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？”

土娃抹了抹泪，看清是个戴着高帽子的瘦老头，就答道：“老爷爷，我唯一的羊被人偷吃了，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了。”

瘦老头和藹地笑了，说：“不要哭，给我说说怎么回事，说不定我有办法能帮到你呢？”

土娃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，瘦老头听完，“哈哈”一笑，说：“这个我还真能帮到你，你把羊骨头拿好，我自有用处。”

土娃看瘦老头说得那么肯定，破涕为笑，领着瘦老头回了家。瘦老头围着土娃的房子转了几圈，指着屋后一块地，说：“土娃，你把这块地围起来，围得越密越好。”

土娃从树林里砍来树枝，忙活了大半天，在屋后密密匝匝地竖起来一圈篱笆，围出来大约一分地。第二天一早，瘦老头又指挥道：“每隔三尺挖一个三寸深的坑，把羊骨头埋进去。”土娃认认真真地把羊骨头一一埋进土里。第三天一早，瘦老头在地里开始绕圈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三圈过后，瘦老头让土娃往地里浇了水，说：“从今往后，每天早上浇一次水，地里不管长出什么，你不要去碰。五个月后，我再来找你。”土娃答应了，依依不舍

地送别了瘦老头。

过了些日子，土娃发现种羊骨头的地方隆起了一个个土包，土包微微颤动，好像有东西在底下动。这天早上，土娃再去浇水，惊喜地发现土包都裂开了，每个土包底下都钻出一只小羊崽来，只有麻雀鸟那么大，脐带连在土里头，个个趴在地上，一晃一晃很不稳当，站不起来，眼也睁不开。土娃数了数，一共五十只羊，心里高兴坏了，他按时浇水，天天守护，盼着羊崽赶快长大……

这边田五偷吃了土娃的羊之后，想悄悄看这个穷小子饿死的笑话，却看到土娃领回家一个瘦老头，还开了一块地，把羊骨头给种到土里去了。田五眼泪差点儿都笑出来了：“这小子魔怔了，把一个疯老头领回家，还把羊骨头当庄稼种到土里去了。”没想到，土娃的地里真长出了羊崽。田五笑不出来了，惊得差点儿掉了下巴，他眼珠一转，决定慢慢地看看究竟。

土娃的羊崽一天天长大，一个月后有小猫那么大，三个月后有小狗那么大了。五个月时，除了脐带还在地上，羊崽们在地上撒欢、叫唤、相互打斗，与一般的羊崽没什么两样，这地快成为一个羊圈了。





· 民间故事金库 ·

土娃心里高兴，盼着瘦老头回来。五个月一到，瘦老头果然来了，只见他一只手拿出一面锣，一只手抽出一只槌子，对着羊崽们“咣咣咣”敲打起来，羊崽们一惊，一阵乱跑，把连在地上的脐带扯断了。

瘦老头扭头对土娃说：“好了，小羊算是出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带着羊群去吃草喝水。羊长大后，可以生羊崽，也可以卖钱，用不了几年，你的日子就能好起来。”

瘦老头话还没说完，田五带着人从旁边突然跳了出来，说：“老头，看你种羊半年，真是开眼。你这办法不错，也帮我们种点儿羊！”

瘦老头拒绝道：“你已经有那么多羊，不种也够了。而且，我这办法啊，在穷人身上管用，在富人身上不管用；在好人身上管用，在坏人身上不管用。”

田五拿眼扫了扫几个佣人，说：“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只好把土娃的这些羊牵走了。你思量思量。”

几个佣人撸袖子就要动手，瘦老头一摆手，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你要不怕，咱就种！你想种多少，种在哪儿，你说吧。”

田五摩挲着手想了想，说：“当然越多越好，种一千只，不，我要

种三千只羊。种到村后荒山上，那边想开多少地就能开出多少地。”

瘦老头说：“悉听尊便。三千块羊骨头请自备，记住了，必须是自家的羊，骨头越大，出的羊越好。”

田五满脸兴奋，马上吩咐佣人说：“你们几个赶紧回家，分出两拨人，一拨人上后山开荒，一拨人去圈里头把我那二百只羊全都拉出来杀了，骨头留好，等着下种。”

几个人答应一声，一溜烟回去了。田五对瘦老头说：“请回我们家小住吧，到我家好吃好喝伺候着，比这里强多了。”瘦老头也没拒绝，别了土娃，跟着田五回家了。

没几天，后山荒地开出十亩地来，稀稀落落地扎起了篱笆。瘦老头说可以下种了，田五就带着家人亲自下地，老头说隔三尺下种，但田五每隔二尺就种一块，把零碎羊骨头都埋了进去。忙活好几天，十亩地不知道种下了几千块骨头。

这天早上，瘦老头来到后山，绕着十亩地转了三圈，念了半天咒语，出了一身汗，跟田五说：“行了，今天开始每天浇水，五个月后我再来，你们不要私自碰地里长出来的东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

田五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我肯定照看好。五个月后你要是不来，土





娃的羊就是我的。”

瘦老头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的心思还是放在自个儿地里头吧。”

瘦老头走后，田五天天督促佣人浇水。十亩地太大，几个佣人偷奸耍滑，有的浇了水、有的没浇上。过了段时间，羊崽果然从土包里拱出来了。过了两三个月，羊崽明显长大不少。田五发现，小部分羊崽活泼壮实，大部分却瘦弱不堪，他想大概还没长好，没太在意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羊崽强弱差别愈发明显，而且羊崽间距太近，很多羊活动时把脐带绕到了一起。壮实的羊崽老是拿脑袋砸瘦弱的羊崽，每天都死好几十只，把田五心疼坏了。他心里明白自己没听瘦老头的话，怨不了别人，赶紧让佣人把死羊崽清理出去。后来干脆“间苗”一次，用刀砍死了一部分瘦弱

的羊崽，拉开了羊崽之间的距离。可这样一来，羊崽之间的距离又变远了，相互之间够不着、玩不了，羊崽们变得郁郁寡欢，长得没了生气。

田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好不容易熬到第五个月，地里头还剩一千只低头耷脑的羊崽，左等右等，瘦老头就是不来。

这天，佣人跑来说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羊崽昨夜遭了狼群，死伤好几百只……”田五差点儿没背过气去，跑到地里数数，就剩下五百只活羊崽了。田五指责道：“你们这帮人处处不用心，篱笆扎得那么敷衍，狼能不进来吗？这羊崽一天不断脐，我一天就踏实不了。那老头八成是不来了，咱们又不是没见过怎么断脐带，自己动手得了。给我找面锣去！”

佣人远近找遍，愣是没找到一面锣，跟田五一说，田五跳起来了，说：“没那面锣，羊崽就烂在地里么？一人拿把镰刀，跟我割羊脐去！”

镰刀拿来了，田五指挥佣人开始割羊脐带，大家一起动手，







· 民间故事金库 ·

羊崽们割一个跑一个，都挤到一处扎堆去了。忙活半天，就差最后一只羊崽没割脐带了，田五大喊一声：“最后一只羊，由我来割！”田五正要下手，突然听见有人吼：“慢着！”田五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看，是瘦老头来了。瘦老头环视一番，脸色十分严峻，说：“再割了这只羊，你一只羊都留不下！你瞧瞧，割下来的羊都成什么样了？”

田五刚才没注意，现在一看，刚才扎堆打闹的羊崽一只只倒地上不动了，上前一看，都蹬腿死了。

田五面如土色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瘦老头厉声说道：“篱笆不严、浇水不均、间距不准、时辰不到、收法不对，今天这一切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好在剩下一只羊，供你生活也算对得起你了！”

说罢，瘦老头拿出锣和槌，“咣咣”敲了几下，最后那只羊一惊，挣断了脐带，跑到一边去了。田五跟过去赶紧护住了羊。佣人们都是势利眼，一看田五只剩下一只羊，



一哄而散，不肯再为这个落魄的东家干活了。田五树倒猢猻散，最后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牵着羊回去了。

这时，土娃从远处跑来，拉住瘦老头说：“爷爷，快去我家看看，这些日子羊都长大了。你跟我回家，以后就跟我住在一起吧！”

瘦老头欣慰地笑着说：“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爷爷很喜欢，但是天下还有许多穷苦的人等着爷爷去帮忙呢。你好好养羊，好好过日子，将来去帮助更多的穷人家。”

土娃百般挽留不住，只好再次送别了瘦老头。

瘦老头虽然没有留下来，但瘦老头救济世人的言和行在土娃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樞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# 一碗壮行酒

王长军

**抗**日最艰难的时期，战火烧到了全国，遥远的小山村都有日军扫荡的身影。

这天，一个连队在遭遇战过后被打散，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。当务之急是摆脱鬼子的围追堵截，尽快回归大部队。这支连队很特殊，其中有好多半大孩子和伤病员。他们急行军到一个村子，战士们实在累得不行，盼着能吃口热茶热饭，再睡上一觉恢复体力。可由于鬼子的烧杀抢掠，村子内空无一人，一圈找下来，半粒粮食也没找到。战士们随身带的粮食也不多了。

连长一边布置警戒，一边吩咐战士们挖野菜剥树皮充饥。就在这时，炊事班胡班长从远处跑来，边跑边嚷，连声音都颤抖了：“连长、连长，我找到一坛子酒！”

这一声，引得好几个战士快活地站起身来，这几位以前都爱喝上几口，听胡班长这么一说，一时连喉头都禁不住蠕动起来。其中最好酒的是大个子，瞧他那副张着嘴馋酒的样子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连长听到也一脸惊喜，现在这局势，有这么一坛子酒，分量绝对不轻！可他转瞬间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胡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班长，酒是在哪找到的？  
老百姓同意吗？”

胡班长把骨瘦如柴的胸脯一挺，说：“村内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找谁同意去？不过我在放酒的地窖内放了一块大洋，足足抵得上酒钱啦，还留了张纸条说明情况。连长，酒可香了，让大伙解解馋吧，要不然只会让鬼子白白糟蹋。”

这时，四周响起好几声“咕咕”声，那是从战士们肚内发出来的，大个子更是偷偷咽了好几下口水。连长听在耳内、看在眼里，再看看战士们，个个瘦得眼睛都深陷进去，身上的衣服破一片挂一片，活脱脱一群叫花子，一时心疼不已，可说出来的话还是硬邦邦的：“酒先留下，目前不是开怀畅饮的时候，大伙儿先休息吧！”

接下来，大家的呼噜声是地动山摇，连长太累了，头一挨上枕头就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睡得香，耳边突然有人叫道：“连长、连长，醒醒、醒醒！”

此时天还没亮，连长好不容易睁开酸胀的眼睛，胡班长懊恼地对他说：“连长，有人偷酒喝！”

连长一听，“腾”的一下跃了起来，明目张胆偷酒喝，这还得了！他一声令下，全连火速集合。连长

虎目扫视一番后喝道：“好大的胆，竟敢半夜偷酒，说，谁喝了？站出来！有胆子偷酒喝，没胆承认吗？”

沉默片刻后，大个子跨前一步站了出来，他一脸不服气，说：“我本来也不想，可那酒虫在喉咙里爬啊爬的，怎么也止不住，那个痒啊，能要命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就偷喝了两口，就两口，没有多喝。”

有人掩嘴偷笑起来，连长一瞪眼，笑声硬生生止住了，大个子又说：“连长，咱保不定什么时候就牺牲了，你就让我喝口酒呗，这样死了也是个快活鬼。”

连长大怒：“大个子，什么牺牲不牺牲的，不打败日本鬼子，谁也不许死！等胜利了，我弄一缸好酒，把你小子摁在酒缸内喝个够。现在不行，你违反命令，信不信我关你禁闭？说，还有谁偷酒喝？”

大个子一甩头，朝整整齐齐的队伍叫道：“二黑、大山……都别躲着藏着了，没用的，连长那鼻子比狗还灵，一闻就能闻出酒味，要是被揪出来，那脸就丢得更大了！”

大伙听了又想笑，可又不敢笑。二黑他们不好意思地站了出来，大个子说得不错，这几位脸都有点酡红，酒味冲人，惹得身边几个娃娃兵个个直捂鼻子，嚷嚷道熏死人了。





连长沉吟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关你们禁闭倒便宜你们了……”

这时，有放哨的战士急火流星一般跑来，隔着老远就喊道：“连长，鬼子离我们不远了，他们正慢慢形成合围之势！”大伙“刷”的一下抄起枪，脸上没有慌乱，有的只是视死如归的平静。连长摆摆手，沉着地说：“村子地形好，易守难攻，一排二排抵挡一阵问题不大。同志们，我们不能死守，更不能瞎拼，要保存实力，四周地形我昨晚看过了，南边路宽，四下里也没有遮挡，鬼子在那没法设伏，所以就从南边突围。现在，我命令成立突击队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谁敢报名？”

加入突击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九死一生。可连长话音一落，就

有人大步上前，直起脖子叫道：“连长，我第一个报名，我要将功赎罪！”又是大个子。然后二黑、大山，所有战士，只要能走路的、能拿动枪的，包括轻伤员、娃娃兵，个个齐刷刷地往前一步，叫道：“我报名！”

大伙吵成了一锅粥：“你那胳膊都快断啦，能扣动扳机吗？”又有人嚷：“小屁孩，头倒蛮大的，可个子还没枪高哩，也要报名？”

娃娃兵一脸不服气地叫道：“我个子没你高，可枪法比你准，打死过两个鬼子哩。我一定要加入突击队，鬼子杀了我父母……”

娃娃兵忍不住哭起来了，他这一哭，引得更多的战士愤慨起来：“鬼子也杀死了我的亲人，连长，你不让我加入，我自个儿去！”

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？连长眼睛一扫那坛酒，顿时有主意了，一声断喝：“都别争了，原地稍息！”

连长说着，叫胡班长抱起那坛酒进了屋，关上了门。大伙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连长搞什么名堂，可又不敢问。过了片刻，

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连长在屋内一声吆喝：“都进来！”

大伙一进屋内，哇，酒香迎面扑来，再一看，连长和胡班长在桌上摆了一长溜碗，每个碗内倒了酒，那只酒坛子睡在地上，显然空了，想不到一坛子酒倒了这么多碗。

连长说：“加入突击队基本上就有去无回，所以我决定把这坛酒赏给突击队的同志们。大伙喝了酒好有力气杀鬼子，不过每人只有半碗，尽不了兴，只有到阎王老爷那我再召集大伙痛痛快快地喝一顿啦。我命令，喝了酒之后，眼不花、头不晕、腿不软的同志才能加入突击队，不然，喝晕了还怎么杀鬼子？现在，听我口令，喊到谁谁上前喝，不许插队。第一个，我本人！”

连长说完，一个跨步上前，端起碗就喝。大伙大惊，连长加入突击队怎么行？谁来指挥部队？正要抢上前，迟了，“咕咚”两声，连长已仰脖子干了，“啪”的一声攥了大粗碗，在响亮的破碎声中连长叫道：“大头娃娃！”

刚才那个头大个小、才十多岁的娃娃兵抢步上前，一脸兴奋地举碗就喝，谁知喝得快，吐得更快，“哇”的一声痛叫起来，双手在嘴边直扇，嚷道：“太辣了、太辣了！”

大伙笑起来，笑声中连长吼道：“大个子！”

大个子一步上前，端起碗，一口干了，同样攥了碗，却又有点发愣的样子：“这酒怎么……”

连长再次吼起来：“小不点！”连长一个接一个地叫着，一个老兵挨着一个娃娃兵或者伤病员，他喊到谁谁才能上前。

酒喝完了，娃娃兵脸红眼红，伤员也辣得不行，老兵们却显得分外有劲。连长让这二十个老兵排成一排，说：“突击队成立了，上！”

战斗打响，连长领着战友，个个像老虎一样，无畏地往前冲……最终，突击队员无一幸存，但敌人的包围圈被撕开一条口子，大伙成功地冲了出去。

后来，连队追上了大部队，幸存的人正哀悼突击队员，胡班长放声大哭：“你们都上了连长的当！”

伤员、娃娃兵不懂，胡子拉碴的胡班长哭着说：“那一长溜碗，一碗是酒加水，一碗是酒，这样轮流排下去，连长指定喝酒顺序，让老兵们喝水，伤员和孩子们喝酒，存心不让他们加入突击队！连长图什么？他说，要保留革命火种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韞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# 吓人的狗

邵福军



刚子养了一只宠物狗，名叫“贝贝”，这狗体态婀娜，性情温顺，就是面相长得有点吓人。

有一次，贝贝偷偷溜出家门，有个老太太在后面看见它，立刻赞叹起来：“啧啧，瞧这小狗多漂亮！”贝贝被惊动，突然回过头，老太太看到贝贝的脸后惊叫起来：“天啊，吓死人了！”说着，老太太就吓得跌坐在地上，要不是刚子及时赶到，就出大事儿了。

这天，刚子在家里闲着，贝贝在他跟前又是打滚儿，又是作揖，想让刚子带它出去玩儿。自从上次吓倒老太太后，刚子轻易不敢带它出门，这次，他见贝贝这副模样，有点不忍心，就小心地牵着它，来到了公园。

这时，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，正牵着妈妈的手走着。突然，贝贝

挣脱刚子的手，“汪汪”叫着追了上去。刚子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赶忙向贝贝追去。

果然，小姑娘看见追过来的贝贝和刚子，顿时吓得脸色大变，惨叫着向妈妈跑去。妈妈一把抱起女儿，怒声呵斥：“该死，谁家的野狗！”刚子一把牵住贝贝，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妈妈瞪了刚子一眼，赶紧安慰女儿：“宝贝，别怕，你不是最喜欢小狗吗？”

“我是喜欢小狗的呀！”小姑娘赶忙从妈妈怀里挣脱开来，来到贝贝身前，疼爱地抚摸着它。妈妈惊愕地看着女儿，有点糊涂了：“你……怎么回事儿？”刚子也瞪大了双眼：小姑娘既然喜欢小狗，干吗跑呀？

“我……”小姑娘站起身，又钻进妈妈怀里，偷偷看了一眼刚子，“我是怕这个叔叔，他……他长得太吓人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

# 重要的日子

■ 麻 坚

大力的姐姐姐夫出车祸双双去世了，只留下外甥小虎一个人孤苦无依。没办法，大力只好把小虎接了过来。可大力夫妻俩对小虎一点都不好，不仅给他吃剩饭剩菜，穿破烂衣服，还经常打骂他。

这天，大力正和朋友搓着麻将，妻子突然从娘家打来电话，让他去给小虎买一身新衣服换上，再买几套玩具放到小虎的房里。大力没放在心上，继续和朋友搓麻将。没搓几圈，

妻子又来电话了，问他执行了命令没有。大力说没有，妻子一下就火了，说道：“大力，你记住，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我的命令你必须执行，不然出了事我跟你没完！”说完，妻子就把电话挂了。

难道今天有人要来家里？大力一惊。几天前，有人告诉大力，单位准备重用他，现在正是观察期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力可不想让人知道他对小虎不好，于是赶紧放下麻将出了门。买完新衣服和玩具，大力见小虎房间又乱又脏，便动手搞起了卫生……确认没有纰漏后，大力就坐到客厅里静静地等着。

可天都黑透了，也不见有人来，大力忍不住给妻子打电话，可又打不通，大力只好狐疑着睡了。

第二天妻子一回来，大力就向妻子抱怨道：“都是你，让我给小虎买这买那的，结果没人来，害我白忙一场。”妻子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谁告诉你家里要来人了？”大力有些生气，说道：“那你干吗说昨天是重要的日子？我还以为……”

妻子轻叹了一口气，她拍拍大力，说道：“昨天是中元节，我妈告诉我，这一天鬼是要回来探望亲人的。我是想到，要是你死去的姐姐姐夫回来，看见小虎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他们会放过我们吗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



## 相 面

■ 陈 健



山西煤老板陆十亿，业大家不大，年过花甲，独子尚未成家。陆十亿十分着急，广召各路婚介媒婆，为儿子寻觅合适的结婚对象。经过层层筛选，终于选出三位学识相貌俱佳的姑娘。可看了三位姑娘的照片，陆十亿却陷入了沉思。许久，他对秘书说：“去把冷先生请来。”

冷先生是陆十亿的发小，没有其他本领，唯独擅长相面。这几十年，陆十亿得各路英杰相助，全凭这位冷先生察言观色，识人荐才。

冷先生被请来之后，陆十亿说出了心中所惑。原来，他选择儿媳妇还有最后一条标准，就是能生擅养。他希望冷先生能帮忙看看，这三位姑娘哪位命中多子。

冷先生拿起第一张照片，说：“这个姑娘崇尚丁克……”陆十亿一听

连忙摆手：“不予考虑！”

冷先生拿起第二张照片，说：“这姑娘命中应有一女……”陆十亿沉思道：“有一女？那不是要把我陆家家产拱手送人？不予考虑！”

冷先生拿起第三张照片，说：“这个姑娘命中应该有四个孩子，三男一女……”陆十亿惊呼道：“就是她了！”

一个月后，第三位姑娘被陆家独子迎娶进门。

然而，十年过去了，陆家儿媳妇的肚子没有丝毫动静，这让陆十亿心急如焚。情急之下，他又把冷先生请到家中，要问个究竟。

冷先生沉思良久，他走到窗前，仔细观察了坐在院中的陆家儿媳妇，前后左右看了个清楚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他把其中缘由向陆十亿娓娓道来：“你儿媳妇命中确有三男一女，但那都是嫁入你陆家之前的事了。她十年未孕，是因为流产次数过多，已失去生育能力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

· 幽默世界 ·

# 外卖小哥 花样多

■ 江戸川柯南

最近，小北打听到老乡刘叔开了家送外卖的公司，据说生意还挺红火，小北就想去应聘试试。

老乡刘叔见了小北，问：“你有啥才能没有？”小北一愣，想了想，拍拍胸脯说：“我认路呀！送外卖肯定没问题！而且我还能吃苦……”

“就是颜值不够。”刘叔打断了



小北的话，指了指公司里几个帅小伙，说，“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女白领，她们见到外卖小哥长得帅，点外卖就更勤快啦！”

见小北不吭声，刘叔又问道：“知道现在大米、蔬菜多少钱一斤吗？”小北答不上来，嘴硬道：“这和送外卖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刘叔笑了笑，说：“现在行业竞争大，没点特色服务怎么行？很多小区住户经常让外卖小哥上门时，捎带一些米、菜等东西，价格要适中，太便宜、太贵都不行。”

小北又蔫了，刘叔有些不忍心，说：“对了，外卖小哥还有个技能，不知道你行不行？”正说着，刘叔指了指一个正要出门的小哥，对小北说：“这个是阿龙，他正要出去送外卖，你跟他去跑一次就明白了。”

小北立马跨上电动车，跟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阿龙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一间网吧。客户正打着游戏，见外卖来了，赶紧起身，而阿龙一屁股坐了下去，熟练地接过鼠标和键盘，行云流水地操作起来。

客户一边吃着小炒，一边笑着说道：“阿龙，你游戏级别高，技术一流，幸好有你，我才能腾出手来吃上一口热乎菜啊！”

小北看愣了，不禁感叹道：“现在要当个外卖小哥，门槛真高啊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

# 怎么夸你

■ 召 召



大东是个实诚人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也不会夸人，可他妈就不同了，嘴上像抹了蜜，常把人夸得脸上像开了花。

这天，有个邻居在酒店办生日宴，大东和老妈也去了。酒宴上遇到了一位漂亮姑娘，老妈打量着，笑着夸了起来：“啧啧，瞧这姑娘，身材像杨柳，脸蛋像桃花，眉毛像弯月，眼睛像葡萄，小口像樱桃，长得多漂亮啊！”

姑娘欣喜地看了老妈一眼，脸上露出害羞的表情。

大东心里暗暗佩服老妈，太会夸人了，而且口吐莲花，出口成章。

不一会儿，老妈又对着一位姑娘夸道：“瞧这姑娘，长得白白嫩嫩的，水一样的美……”

老妈夸完姑娘，又夸起了一个

小伙子：“啧啧，瞧这小伙子，太有气质了……”

紧接着，又遇到一位小伙子，老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：“啧啧，瞧这小伙子，长得多高……”

因为老妈会夸人，她成了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人。

回家后，大东向老妈讨教该怎么夸人，老妈娓娓道来：“就像今天老妈这样夸啊，比如，第一个姑娘，长得确实好看，你就实话实说夸她漂亮；第二个姑娘长得一般，你就夸她皮肤白；第三个小伙子长相一般，皮肤也不白，你就夸他有气质；第四个小伙子，啧啧，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丑的人，你就夸他长得高……”

这天，大东去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，可不到一个小时，他就唉声叹气地回来了。

老妈觉得奇怪，问他怎么了，大东懊恼地说：“他们都夸我长得高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

# 谁厉害

## ■ 若有情

老李打年轻时就是个无赖。这天早上，他骑电动车不小心摔倒，摔得并不重，他丢开车，想自己爬起来，可他用眼一瞄，发现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正向这边走来，看样子是个有钱人。老李不禁灵光一闪，躺在一边不动了。

中年男子看到老李，到近前时停下了，问道：“大爷，你没事吧？”

老李“哼哼”道：“没事，就是老胳膊老腿，想站起来不容易。”

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，走上前

要扶老李。就在这时，老李一把抱住中年男子，大叫：“撞人了，撞人了！我脚伤了，起不来了……”

中年男子挣扎着要走开，无奈被老李抱得死死的。喊声引来了路人，大家指指点点，没人上前帮忙。

中年男子急着解释：“大爷，你自己跌倒的，我就想扶你一把，你咋这样呢？”

老李说：“就是你撞到我了，你得负责。”

中年男子显然有急事，不停抬腕看表。老李心里更踏实了，断定中年男子不会跟他纠缠太久。果然，中年男子再次看过表后，说：“好吧，你想去医院还是……”

老李忙说：“去医院就不必了，你赔钱就行。”说着，老李张开五指说最少五百块。中年男子打开钱夹，里面只有三百块现金。三百就三百，老李美滋滋地接过钱，刚想起来推车回家，惊见中年男子扶起自己的电动车，骑了上去。老李急忙阻拦道：“你、你想干什么？这车是我前几天刚买的！”

中年男子笑笑，对围观路人说：“你们看这大爷，糊涂了吧？车当然是我的，不然我一个走路的，咋能撞了你一个骑电动车的？”中年男子说罢，一拧电闸，扬长而去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韞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 小黑孩）





YFQIM www.yfq.in  
www.kjxrb.cn

期刊网  
qikan.com.cn

# 人文名刊大成

## 1500万+

###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



扫描二维码  
直接打开网页



龙源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 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



# 名刊会

精致阅读,让文字照亮生活

**YFQIM** [www.yfq.in](http://www.yfq.in)

“  
名刊荟萃  
找到  
你想要的  
杂志”



plus.qikan.com.cn

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 
打开苹果市场搜索【名刊会】即可下载体验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 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

## 鼠标操作说明：

- 鼠标左键单击左右箭头进行前后翻页
- 单击鼠标右键放大与缩小
- 放大状态滑动鼠标滚轮上下移动页面

## 免费体验：

- 免费全本缩略图预览
- 免费前6页放大阅读

## 付费阅读：

- 可购买单期或订阅全年
- 可充值用余额进行购买
- 详情请见龙源期刊网会员与充值页